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5 1952

08

T 5307 /1324

唐陸宣公翰苑集卷第二十二



山右張佩芳蓀圃注釋

新安汪肇龍稚川

程瑤田易田

汪梧鳳在湘

方矩晞原叅訂

奏議

論左降官准赦合量移事狀三首

通鑑綱目贊以郊赦已近半年

而竄謫者尚未霑恩乃為三狀擬進

右竄謫之徒皆在遐僻或迫於衰暮顧景思還或困於

瘴癘桂海虞衡志瘴者山嵐水毒與草莽沴氣鬱勃蒸

熏之所為也邕州兩江水土尤惡一歲無時無瘴

春日青草瘴夏日黃梅瘴六七月日新禾瘴

八九月日黃茅瘴土人以黃茅瘴為尤毒翹心望徙

既關需澤許以量移企躍之情遠想可見若准所司舊

例須俟州府錄申盤勘檢尋動踰年歲上稽恤宥之旨

下虧慶賴之心書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臣等商量恐須釐革望令

所司據承貞元六年恩赦檢勘已量移未量移官通鑑

晉注檢勘者謂考其功過察其假名承僞隱冒升降及貞元六年恩後左降官等除

遷改亡歿之外具名術及貶謫事由年月速報中書門

下不須更待州府申請臣等據所司報到則便進擬不

出歲內冀悉霑恩未審可否謹錄奏聞伏聽進止

又奏量移官狀

右伏以國之令典先德後刑所後者法當舒遲故決罪

不得馳驛行下所先者體宜急速故赦書日以五百里

為程顧炎武日知錄後唐與服志日驛馬三十里一置

是也唐制亦然其行或一日而馳十驛韓愈詩銜命山

東撫亂師日馳三百自媿遲是也而唐制赦書日行五

百里則又不止於十驛古人以誠以聖王之心務宏慶

惠必迴翔於行罰而企躍於舒恩不加罰於典法之外

不虧恩於德令之內則受責者莫得與怨荷貸者咸思
 自新所謂威之則懲宥之斯感懲以致理感以致和致
 理則尊致和則愛為人父母必在兼行陛下德配上元
 澤流下土頃因郊祀普降鴻恩凡是貶謫之人並許量
 移近處通鑑釋文移徙也謂得罪禮記
 者慎其身以輔翼遠謫者遇赦則量徙近地臣等任叨輔翼保也
 之而歸諸道者也職在宣行尋具奏聞請便進擬聖心
 精一務欲均齊令待所司檢尋一時類例處分其左降
 官內或罪非可棄才有足甄亦可別具商量不拘常例
 獎用臣等據所司檢勘左降官及流人送名到者都比

擬量移及別追用分爲三狀前月十二日封進其流人
 量移狀已蒙印出行下訖餘兩狀至今未奉進止竊以

赦書宣布

通典唐開元禮皇帝遣使詣諸州宣赦書其

者至掌次者引就次以赦書置於案應集之官至州門
 外服朝服非朝服者公服本司設使者位於廳階間南
 向設刺史位於使者位南每等異位重行北面相對爲首
 後文官在東武官在西每等異位重行於門西東向俱每
 又設門外位文官於門東西向武官於門西東向俱每
 等異位重行以北爲上本司錄州見囚集於州門之外
 北面西上贊禮者引應集之官俱就門外位刺史朝服
 以出行參軍引立於東南西南向使者出次贊禮者引立
 於門西武官之前少北東向史二人對舉案立於使者
 西南俱東西立定行參軍引刺史先入門內而立持案者從之使
 面再拜行參軍引刺史先入門內而立持案者從之使
 立於其後贊禮者引使者入門內而立持案者從之使

者詣階間就位南向立持案者立於使者西南東面行
 參軍引刺史贊禮者引應集之官以次入就位立定持
 案者以案進使者前使者取赦書持案者退復位使者
 稱有赦刺史以下皆再拜宣赦書訖又再拜舞蹈又再
 拜本司釋囚行參軍引刺史進使者前北面受赦書退
 復位贊禮者引使者出持案者從之俱復門外位行參
 軍引刺史贊禮者引州官以次出復門外位刺史拜送
 贊禮者引使者還於次行參軍引刺史入贊禮者引州
 官還
 次 僅欲半年若更淹遲恐乖事體又諸州刺史及臺
 省官等繼有事故頗多闕員睿旨精於選求至今常不
 充備以旨掩德見非古人錄用棄瑕允歸聖造願廣含
 宏之美庶增誘掖之途謹奉狀陳聞伏聽進止

又進量移官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舊例左降官每准恩赦量移不過三
 百五百里今度進擬稍似超越又多是近兵馬處及當

路州縣

通鑑本注當路州縣謂其地當入京之路者

事非穩便宜更商量伏

以罰宜從輕赦宜從重所以昭仁恕之道廣德澤之恩
 也夫位尊者其惠不可以不重言大者其實不可以不
 豐位尊而惠輕則體非宜言大而實寡則人失望陛下
 躬行盛禮渙發德音念謫居之荒遐哀負累之沉棄俾
 移近處將合新恩赦令初行室家相慶惠亦至矣言亦
 大矣竊料竄逐窮僻喜聞霈澤降臨固必破產以飾行

裝計日而俟休命

書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荏苒淹息復經半年倘

又所移之官還與舊任鄰近竊恐乖陛下垂愍之意虧

制書行慶之恩口惠重而事實輕

禮記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

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

非所以揚洪休而布大信也謹按承前

格令左降官非元勅令長任者每至考滿卽申所司量其舊資便與改叙縱或未有遷轉亦卽任其歸還逮於開元末李林甫固權專恣凡所斥黜類多非辜慮其却廻或復寃訴遂奏左降官考滿未別改轉者且給俸料不須卽停外示優矜實欲羈係從此已後遂爲恒規一

經貶官便同長往廻望舊里永無還期縱遇非常之恩許令移遠就近雖名改轉不越幽遐或自西徂東或從大適小時俗之語謂之橫移馴致忌剋之風積成天寶之亂展轉流弊以至於今天下咸病此法深苛而不能改從舊典者良以猜嫌之慮易惑上心將謂負譴之人悉包樂禍之意已經黜責遂欲隄防故高論則痛嫉林甫之陰邪而密網則習行林甫之弊法儉邪爲蠹乃至於斯然則左降永絕於歸還量移不離於僻遠蓋是姦臣詭計殊非國典舊章且貶黜之中情狀各異犯有輕

重責有淺深固非盡是回邪皆須備慮王者之道待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斥遠以儆其

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不做則浸及威刑不勉則復加

黜削雖屢進退俱非愛憎行法乃暫使左遷

綱目集覽諸侯王表

左官之律韋昭以為左猶下也漢法地道尊右故謂貶秩為左遷

念材而漸加進叙人

知復用誰不增修何憂乎亂常何患乎蓄憾如或以其

貶黜便謂姦兇恒處防閑之中長從擯棄之例則是悔

過者無由自補蘊才者終不見伸凡人之情窮則思變

含悽貪亂或起於茲

通鑑本注悽悲也痛也

雖則何患能為亦足

感傷和氣謂非帝王開懷含垢之大體聖哲誘人遷善

之良圖也臣等昨所進擬商度非不精詳既審事宜亦

尋舊例參求折衷

史記孔子世家折中於夫子索隱曰離騷云令五帝以折中注王叔師云

折中正也宋均云折斷中當也猶折斷其物而用之與度相中當也兼務齊平大約所擬

之官各移近地一道郡邑稍優於舊任官資序進於本

銜並無降差亦不超越其有累經移改已至關畿則但

易以大州增其常秩所冀人皆受賜施不失平上副洪

恩

荀勗詩洪恩普暢慶及羣臣

下塞延望纔將得所殊匪為優今若

裁限所移不過三五百里則有改職而疆域不離於本

道遷居而風土反惡於舊州

通鑑本注離力智翻風土之同道而獨甚惡者如廣

府統廣韶端康封岡新樂瀧竇義雷春高循潮等州而春循新瘴氣特重於諸州是也

徒有徙家

之勞是增移配之擾又當今郡府多有軍兵所在封疆少無官驛應合量移之例約有二百許人道路須計其遠邇之差州縣則校其高下之等若必選非當路復不近兵則恐類例失倫措置偏併示人疑慮體又非宏幸希聖聰更賜裁審其擬官狀並未敢改革謹重封進伏聽進止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叙狀

通鑑綱目上性猜忌不委

任臣下官無大小必自選用一經譴責終身不收好以辯給取人不得敦實之士贄諫云云

臣聞於經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蓋謂士不可不多官不可不備敦付物以能之義闡恭已無為之風此理道得失之所由也夫聖人之於愛才不惟側席求思而已

後漢逸民傳光武側席幽人

乃復引

進以崇其術業歷試以發其器能旌善以重其言優祿以全其操歲月積久聲實並豐列之於朝則王室尊分之於土則藩鎮重故詩序太平之君子能長育人才

詩序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書比梓人之理材既勤樸

斲惟施丹獲

書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獲注獲采色之名

禮著造士

王制命卿

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注造者成也言成就其才德也

易尚養賢蓋以人皆含靈惟所誘

致如玉之在璞

戰國策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

抵擲則瓦石追琢則

圭璋如水之發源壅闕則污泥疏濬則川沼是以書籍

所載歷代同途祚屬殷昌必時多雋又

蔡琰與周俊書吳平聖王之老

成明時運鍾衰季則朝乏英髦

左傳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注二叔謂夏殷叔世

疏云國衰為叔世國將亡為季世

當在衰季之時咸謂無人足任及其

雄才御宇淑德應期賢能相從森若林會然則興王之

良佐皆是季代之棄才在季而愚當興而智乃知季代

非獨遺賢而不用其於育養獎勸之道亦有所不至焉

故曰人皆含靈惟其誘致漢高稟大度故其時多魁傑

不羈之材

前漢班彪王命論高祖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趨時

如響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

悟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

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

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

漢武好英風

故其時富懷詭立名之士

前漢書公孫宏傳贊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

輪迎枚生見主父而太息羣臣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宏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禪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矣漢之得人於斯為盛儒雅則公孫宏董仲舒倪寬篤行則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

上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
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
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宏羊奉
使則張騫蘓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
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漢宣精吏能故其時萃循
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

良核實之能前漢循吏傳孝宣由仄陋而登至尊興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拜刺史守相輒親見

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
應必知其所以然漢世良吏于是為盛稱中興焉

乎哀平桓靈昵比小人疎遠君子故其時近習操國柄

嬖戚擅朝權前漢佞幸傳贊哀平之際主疾無嗣美臣為輔鼎足不強棟幹微撓一朝帝崩姦臣

擅命董賢縊死丁傅流放辜及母后奪位幽廢咎在親
便嬖所任非仁賢也後漢黨錮傳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君子羞與為伍謹按是知人之才性
近習嬖戚如董賢王莽十常寺之類

與時升降好之則至獎之則崇抑之則衰斥之則絕此

人才消長之所由也臣每於中夜竊自深惟朝之乏人

其患有七不澄源而防末流一也不考實而務博訪二

也求精太過三也嫉惡太甚四也程式乖方五也取舍

違理六也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七也夫多少相謬非嘉

量不平輕重相欺非懸衡不定前漢律歷志量者龠合

也以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合
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注
師古曰嘉善也又衡權者衡平也權用之苟不得其道
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

則主者實病而權量無尤故按名責實者選吏之權量

也宰相者主權量之用也宰相之主吏猶司府之主財

主吏在序進賢能主財在平頒秩俸唐書百官志太府寺掌財貨廩藏買

易凡四方貢賦百官俸秩謹其出納通典太府光宅元年改為司府卿一人少卿二人假使財用

失節則司之者可以改易而秩俸不可以不頒主吏乖

方則宰之者可以變更而賢能不可以不進其行甚易

其理甚明頃者命官頗異於是常以除吏多少準量宰

相重輕宰相承寵私則援引雖濫而必進宰相見疎忌

則擬議雖當而罕俞是使羣材仕進之窮通唯繫輔臣

恩澤之薄厚求諸理道未謂合宜通鑑初至德以來天下用兵諸將競論功

賞故官爵不能無濫及永泰以來天下稍平而元載王

縉秉政四方以賄求官者相屬于門大者出于載縉小

者出于卓英倩等皆如所欲而去及常袞為相革其弊

杜絕僥幸四方奏請一切不與而無所甄別賢愚同滯

崔祐甫代之欲收時望推薦引拔常無虛日作相夫與

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前後相矯終不得其道

奪者人主之利權名位者天下之公器不以公器徇喜

心不以利權肆忿志不以寡妨衆不以人廢官或其阻

執事而擁羣材所不澄源而防末流之患也經曰無以

小謀亂大作無以嬖人疾莊士緇衣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

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蓋務大者不拘於小累謀小者不達於

大猷嬖者或行異於莊莊者必性殊於嬖理勢相激宜

其不同進賢援能諒君子之事遏惡揚善非小人所能
 君子以愛才為心小人以傷善為利愛而引之則近黨
 傷而阻之則似公近黨則不辨而遽疑似公則不覈而
 讒多由於此所謂不考實而務博訪之患也夫人之器
 局有圓方大小之殊官之典司有難易閒劇之別通典
以大興長安河南洛陽四懸令並增正五品名稱有虛
諸縣皆以所管閒劇及衝要之處以為等級實之異課績有升降之差將使官不失才才不失序在
 乎制法以司契老子聖人執左契而不責于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轍林希逸云左契如今之

合同文字一人得左一人得右有擇人而秉鈞制之不
 德者則司主此契而無求索之心得厥中則其法可更而其契不可亂也擇之不當所任
 則其人可去而其秉不可奪也如或事多錯雜任靡適
 從而但役智以求精勞神而救弊則所救愈失所求愈
 麤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叢脞哉
 股肱惰哉庶事隳哉頃之輔臣鮮克勝任過蒙容養苟
 備職員致勞睿思巨細經慮每有闕官須補或緣將命
 藉才宰司慎擇上聞必極當時妙選聖情未愜復命別
 求執奏既不見從則又降擇其次如是至於再至於三

所選漸高所得轉下或斷於獨見罔徇僉諧或擢自旁
求不稽公議權衡失柄進取多門左傳子產曰等差不

倫聲實相反此所謂求精太過之患也臣聞耀乘之珠

不能無類史記田敬仲完世家梁王曰寡人有徑寸之

后氏之璜不能無考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淮南子夫夏

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尹文子魏田

者得玉徑尺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

拜賀曰大王得天下之寶臣所未嘗見王問其價玉工

曰此無價以當之五矧伊有情寧免愆吝仲尼至聖也

城之都僅可一觀

猶以五十學易無大過為言顏子殆庶也尚稱不遠而

復無祇悔為美况自賢人以降孰能不有過失哉珠玉

不以瑕類而不珍髦彥不以過失而不用故元元之教

曰常善救人則無棄人老子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物文宣

亦云赦小過舉賢才齊桓不以射鈞而致嫌故能成九

合之功史記管晏列傳管仲既用任政于齊齊桓秦穆

不以一眚而掩德左傳晉敗秦師于殽秦伯素服郊次

吾不以一故能復九敗之辱謹按左傳僖三十三年晉

昔掩大德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三年

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三年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

濟封殺尸而還遂霸西戎無九敗之事楊慎丹鉛錄曰

古人言數之多止于九公羊傳云葵邱之會桓公震而

矜之叛者九國九國謂叛者多耳非實有九國也宋儒

趙鵬飛云葵邱之會惟六國鹹牡邱皆七國會准八國

寧有九國乎公羊本意謂一震矜而九國叛猶漢紀云
叛者九起云爾又逸周書云左儒九諫於王孫武子善
攻者動于九天之上善守者伏于九地之下楚辭九歌
乃十一篇九辯亦十篇宋人強合九辯二章為一章以
協九數非也竊意九敗亦當作此解猶言屢敗耳不必泥

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過無所遺前漢酈食其傳注師古曰言項羽吝

爵賞而念舊惡管仲論鮑叔牙不可屬國曰聞人之過終身不

忘然則棄瑕錄用者霸王之道記過遺才者衰亂之源

夫登進以懋庸通鑑本注懋勉也庸功也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

如循環史記高祖紀贊三王之道若循環進而過則示懲懲而改修

則復進既不廢法亦無棄人雖纖芥必懲而才用不匱

後漢董扶傳褒秋毫之善貶纖芥之惡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

者警飭以恪居通鑑本注恪居謂恪居官次也上無滯疑下無蓄怨俾

人於變以致時雍陛下英聖統天威莊肅物好善既切

計過亦深一抵譴責之中未居嫌忌之地夫以天下士

人皆求宦名獲登朝班千百無一其於修身勵行聚學

樹官非數十年閒勢不能致而以一言忤犯一事過差

遂從棄捐沒代不復則人才不能不乏風俗不能不偷

此所謂嫉惡太甚之患也臣聞君子約言禮記故君子約言小

人先言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明然而日亡

孔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又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然則舉錯不可以不審言行不可以不稽呐呐寡言者未必愚喋喋利口者未必智前漢張釋之傳豈效此嗇夫喋必忠故明主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凡制爵祿與衆共之先論其材乃授以職所舉必試之以事所言必考之於成然後苟妄不行而貞實在位矣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

同之趣是由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

經解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通鑑本注由與猶同揣初委翻雖甚精微不能無謬此所謂程試乖方

之患也天之生物為用罕兼性有所長必有所短材有

所合亦有所睽曲成則品物不遺求備則觸類皆棄是

以巧梓順輪楠之用故枉直無廢材良御適險易之宜

故駑驥無失性物既若此人亦宜然其於行能固不兼

具前志所謂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者才難不其然乎

夫惟聖人方體全德賢之為目猶有未周且以未周之

才彌五百年而有一造次求備曷由得人若夫一至之
 能偏稟之性則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授
 當器各適其性各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
 異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而已帝王之盛莫盛唐虞
 臣佐之盛莫盛稷禹稷禹之比無非大賢然猶各任所
 能不務兼備故尚書序堯舜命官之美自稷禹伯益以
 降凡二十二人所命典司不踰一職用能平九土播百
 穀敷五教序五刑馬融曰五刑墨劓剕宮大辟史記五
 帝本紀注正義曰按墨點鑿其額涅
 以墨劓截鼻也剕刑足也宮淫刑也禮樂興和蠻夷率
 男子割勢女人幽閉也大辟死刑也

服洎鳥獸魚鼈亦罔不寧

帝王世紀禹為司空功被天下棄為后稷播時百穀契為

司徒敬敷五教皐繇為士典刑惟明倕為共工莫不致力益為朕虞庶物繁植伯夷為秩宗三禮不闕夔為樂正神人以和龍為納言出內惟允於是俊又在官羣后德讓百僚師師以五采章施於五色為服以六律五聲入音協次用之和蒸民乃粒萬邦作乂庶績咸熙

益由舉得其人任得其所鑒

擇付授審之於初不求責於力分之外不沮撓於局守
 之內是以事極其理人盡其材君垂拱於上臣濟美於
 下功焯當代名施無窮及其失也則升降任情首末異
 趣使人不量其器與人不由其誠以一言稱愜為能而
 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為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愜則付

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責望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此所謂取捨違理之患也今之議者多曰內外庶官久於其任又曰官無其人則闕之是皆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莊子桓公讀書于堂上鑿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為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然則君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注魄本作粕已漉籬徒眩聰明以撓理化古者人風既樸官號未多但別賢愚匪論資序不責人以朝夕之效不計事於尺寸之差不以小善而褒升不以一眚而罪斥故虞書三

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則必俟九年方有進退

通鑑晉注

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其黜陟行于九年之後非賒緩也俗淳事簡在位者各思盡其職不為奸欺就有不稱者一考而未黜冀其能自盡也其不能盡者才力有所不逮耳再考不稱而猶未黜謂才有短長臨事有過誤前考已稱其職而今考不稱者必過誤也前考不稱而今考能稱其職者能自勉也三考皆不稱則其人信不可用矣于是乎黜然其所進者或自側微而納之此唐虞忠厚之至也

于百揆雖久於任復何病哉漢制部刺史秩六百石

前漢

百官公卿表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漢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

秩六百石郡守秩二千石前漢百官公卿表郡守秦刺

史高第者即遷為郡守郡守高第者即入為九卿

通典漢以

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 從九卿即遷為亞

宗正大司農少府謂之九寺大卿 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銀印

相相國 前漢百官公卿表 御史大夫秦官金印紫綬

掌丞天子助理萬機秦有左右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

一年更名相國 通典故事選郡守相高第為御史大夫

任職者 是乃從六百石吏而至台輔其閒所歷者三四

為丞相 轉耳久在其任亦未失宜近代建官漸多列級逾密今

縣邑有七等之異州府有九等之差 通典開元中定天

都督都護府之外以近畿之州為四輔其餘為六雄十

望十繫及上中下之差縣有赤畿望繫上中下六等之

差 同謂省郎即有前中後行郎中員外五等之殊 通典

六曹吏部兵部為前行戶刑為中行禮工為後行又郎

官謂之尚書郎漢置四人分掌尚書事初上臺稱守尚

書郎中滿歲稱尚書郎三歲稱侍郎隋開皇三年又各

置員外郎一人員外郎其置自此始煬帝改諸司侍郎

但曰郎唐改隋諸司郎為郎中每曹又復置員外並稱

郎唐書百官志郎中從五品上員外郎從六品上並稱

諫官則有諫議大夫 唐書百官志門下省左諫議大夫

夫四人 通典諫議大夫掌議無常員多至數十人屬郎

中令至漢武帝元狩五年始更置之後漢增諫大夫為

諫議大夫隋置七人屬門下 補闕拾遺 唐書百官志門

省唐屬門下後又屬中書 補闕拾遺 下省左補闕六

人從四品上左拾遺六人從八品上掌供奉諷諫中書

省右補闕六人右拾遺六人掌如門下省 通典武后垂

拱中置補闕拾遺二官以掌供奉諷諫天授三年舉人

無賢愚咸加擢用高者試鳳閣侍郎給事中次或試員

外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當時頗為 三等之別洎

濫雜著於詭誦自開元以來尤為清選 通典分注龍朔

諸臺寺 唐書百官志官司之別曰省曰臺曰寺曰監曰

衛曰府各統其屬以分職定位 通典分注龍朔

十七

希音堂

三年改尚書省為中臺門下省為東臺中書省為西臺
 咸亨元年改尚書省為文昌臺門下省為奎臺中書省
 為鳳閣御史臺為肅政臺其後官俱復舊惟御史臺稱
 臺寺者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
 九寺也
 率類於斯悉有常資各須循守若依唐虞故事咸
 以九載為期是宜高位常苦於乏人下僚每嗟於白首
 三代為理損益不同豈必樂於變易哉蓋時勢有不得
 已也至於鯀墮洪水績用靡成猶終九年然後殛竄後
 代設有如鯀之比者豈復能九年而始行罰乎臣固知
 其必不能也行罰欲速而進官欲遲以此為稽古之方
 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
韓詩外傳夫知惡往古之所
 以危亡而不襲蹈其所以安

存者則無以異乎却
 頃者臣因奏事論及內外序遷唐書

本傳舊制吏部選以歲集乾元後天下兵興率三年一
 調吏員稽壅則案牘叢淆偽冒蒙直吏緣以為姦廢置

無綱至十年不被調者缺員或累歲不補贊乃請以
 內外員三分之一每歲計闕集人檢柅吏姦天下便之

下乃言舊例居官歲月皆久朕外祖唐書后妃傳代宗
 睿真皇后沈氏吳

與人生德宗后父易會作秘書少監唐書百官志秘書
 省少監二人從四

直德宗即位贈太師會作秘書少監唐書百官志秘書
 省少監二人從四

品上通典秘書監掌經籍圖一任經十餘年董晉將順
 書監國史領著作太史二局

睿情遂奏云臣於大歷中曾任祠部司勳二郎中唐書
 百官

志禮部其屬有四一曰禮部二曰祠部通典魏尚書有
 祠部郎歷代皆有主禮制龍朔二年為司裡大夫掌祠

意頗為宜然以臣蠢愚實有偏見凡徵舊例須辨是非是者不必渝非者不必守况於舊例之中自有舛駁之

異哉先聖之初權臣用事其於除授類多徇情

唐書元載傳載

智畧開果久得君以為文武才畧莫已若外委主書倖

英倩李待榮內劫婦言縱諸子關通貨賄京師要司及

方面皆擠遣忠良進貪猥凡仕有一月屢遷有積年不

進干請不結子弟則謁主書轉迨至中歲君臣構嫌姑務優游百事凝滯

唐書食貨志中官魚

朝恩恃恩擅權代宗與宰相日夜圖之及朝恩誅帝復與載貳君臣猜間不協邊計兵食置而不議者幾十年

其於選授尤所艱難始以頗僻失平繼以疑阻成否

通鑑

載所擬官多非法恐為有司所駁奏凡別勅除六品以下官乞令吏部兵部無得簡勘上亦從之然亦厭其所

為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為心腹漸收載權

至使彛倫闕叙庶位多淹是皆

可懲曷足為法夫覈才馭吏有三術焉一曰拔擢以旌

其異能二曰黜罷以糾其失職三曰序進以謹其守常

如此則高課者驟升無庸者亟退其餘績非出類守不

敗官則循以常資約以定限故得殊才不滯庶品有倫

參酌古今此為中道而議者暗於通理一槩但曰宜久

其任得非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者乎夫列位分

官緝熙帝載匪惟應務兼亦養才是以職事雖有小大

閒劇之殊而俱不可曠闕者蓋備於時而用耳故記曰

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

射義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注節者歌詩

以為發矢之度也一終為一節騶虞官備可知

惟經邦贊國

之任則非有盛德不可以居故記曰設四輔以及三公

不必備惟其人

禮記文王世子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

使能

也議者昧於明徵一槩但曰官無其人則闕得非守

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者乎今內外羣官考深合轉

陛下或言其已有次第須且借畱或謂其未著功勞何

用數改是乃循默者既以無聞而不進著課者又有成

績而見淹雖能否或差而沉滯無異

易賢困于株木注沉滯卑困居无所

安論衡遵禮蹈繩修身守節在下不汲汲故有沉滯之畱

人之從宦積小成高至於

內列朝行外登郡守其於更歷多已長年孜孜慎修計

日思進而又淹逾考限亟易星霜顧懷生涯能不興歎

殊異登延之義且乖勸勵之方夫長吏數遷固非理道

居官過久亦有弊生何者時俗常情樂新厭舊有始有

卒者其惟聖人降及中才罕能無變其始也砥礪之心

必切其久也因循之意必萌加以盈無不虧張無不弛

天地神化且難常全人之所為安得皆當是以分分而

度至丈必差銖銖而稱至鈞必謬

前漢校乘傳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

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注鄭氏曰石百二十斤師古曰自言小小至於大數則有輕重不同也度音徒各反莅職既久寧無咎愆或為姦吏所持或坐深文所糾偶以一跌盡隳前功至使理行不終能名中缺豈非上失其制而推致以及於斯乎故聖人愛人之才慮事之弊採其英華而使之當其茂暢而獎之不滯人於已成之功不致人於必敗之地是以銳不挫而力不匱官有業而事有終此理之中庸故書以為法遷轉甚速則人心苟而職業不固甚遲則人心怠而事守浸衰然則甚速與甚遲其弊一也陛下俯徇浮議謂協輿典謨

久次當進者既曰務欲且畱缺員須補者復曰官不必備則才彥何由進益理化孰與交修此所謂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之患也伏惟陛下憂勤務理夢想思賢體陶唐有虞聰明之德以敷求法太宗天后英邁之風以拔擢然而得人之盛尚愧前朝底乂之功未光當代良以七患未去三術未行而又睿察太深宸嚴太峻常人才器曷副天心故雖暫獲超升亦驟從黜廢人物殘瘁抑斯之由而議者莫究致弊之端但思革弊之策反以廣於進用為情故以梗於除授為精詳

通典注六品以下吏部注擬謂之旨

授五品以上則皆勅除以避謗為奉公之誠以摘瑕為選士之要

乃至稱毀紛揉美惡混并凡有遷升必遭掎摭聖德廣

納不時發明小人多言益敢陰詐以是眩惑日無全人

進用之意轉疑汲引之塗漸隘宋書孝義傳序軌訓之理未宏汲引之塗多闕

綱目集覽引薦也如井中汲水引之而升也舊齒既凋敗幾盡下位或滯淹

罕升故命官序失倫人才不長資望漸薄砥礪浸微高

卑等衰殆不相續臣以竊位屬當序才懼曠庶官亟黷

宸衷明堂位天子負斧宸南鄉而立注宸狀如屏風以絳為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繡為斧文亦曰

宸昧識不足以周物微誠不足以動天徒勤進善之心

轉積妨賢之罪慙惶交慮焚灼盈懷凡除吏者非謗刺

之所生必怨咎之所聚宰臣獲戾多起於茲屢屢上干

何所為利但以待罪鈞轄職思其憂兼迫於感恩願效

之誠不得不冒昧言之耳其於裁擇用捨惟陛下圖之

謹奏

蠲羨

之蠲不昏不冒和言之耳其欲裁黜用餘計則不圖之
河祖為味且以昔罪餘誦鄰思其憂兼或欲恩恩效
之祖生必慈答之祖樂率田藝與冬賦然滋異異土干
轉費汝覺之罪憊對交惠焚以盈對凡制吏者非蕪陳

唐陸宣公翰苑集卷第二十三

山右張佩芳蓀圃注釋

新安汪肇龍稚川

程瑤田易田

汪梧鳳在湘

方矩睇原叅訂

奏議

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

唐書食貨志自初定兩稅貨重錢輕乃計錢而輸綾

絹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絹匹為錢三千二百其後一匹為錢一千六百輸一者過二雖賦

不增舊而民愈困矣度支以稅物頒諸司皆增本價為虛估給之而繆以濫惡督州縣剝價謂之折納復有進奉宣索之名改科役曰召崔率配日和市以巧避微文比大歷之數再倍又癘疫水旱戶口減耗刺史析戶張虛數以寬責逃死闕稅取於居者一室空而四鄰亦盡戶版不緝無浮游之禁州縣行小惠以傾誘鄰境新收者優假之唯安居不遷之民賦役日重帝以問宰相陸贄贄上疏請釐革其甚害者大略有六

其一論兩稅之弊須有釐革

國朝著令賦役之法有三一曰租二曰調三曰庸古者

一井之地九夫共之前漢食貨志理民之道地著為本故必建步立畝正其經界六尺為

步步百為畷畷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畷公田十畷是為八

百八十畷餘二十畷以為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則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
公田在中籍而不稅王制古者公田籍而不稅注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

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私田不善則非吏公田不善則非民穀梁傳古者什一籍而不稅

善則非民穀梁傳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畷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

稼不善則非民注非責也吏田峻也言吏急事頗纖微民使不得營私田故非之非民民勤私也

難於防檢春秋之際已不能行故國家襲其要而去其

煩丁男一人授田百畷唐書食貨志凡民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

六十為老授田之制丁及男十八以上者人一頃其八十畷為口分二十畷為末業老及篤疾廢疾者人四十畷寡妻妾三十畷當戶者增二十畷皆以二十畷為末業其餘為口分末業之田樹以榆棗桑及所宜之木皆

業其餘為口分末業之田樹以榆棗桑及所宜之木皆

有數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為寬鄉少者為狹鄉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其地有薄厚歲一易者倍授之寬鄉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但歲納租粟二石而已言以公田寬鄉減半狹鄉不給

假人而收其租入故謂之租唐書食貨志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

租通典制每一丁租二石若嶺南諸州則稅米上戶一石二斗次戶八斗下戶六斗若夷獠之戶皆從半輸

古者任土之宜以奠賦法通典陶唐制冀州厥賦為上

中上徐州厥賦中中揚州厥賦下上上錯荊州厥賦上

下豫州厥賦錯上中梁州厥賦下中三錯雍州厥賦中

下禹定九州量遠近制五服任土作國家就因徃制簡

而壹之每丁各隨鄉土所出歲輸若絹若綾若絕說文

緒也徐鉉曰今俗別作絕非是共二丈綿三兩其無蠶桑之處則輸布

二丈五尺麻三斤以其據丁戶調而取之故謂之調唐書

食貨志丁隨所出歲輸絹二疋綾絕二丈布加五之一

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通典開

元八年二月制曰諸州送物作巧生端苟欲副于斤兩

遂則加其丈尺有至五丈為疋者理甚不然濶尺八寸

長四丈同文共軌其事久行立樣之時已載此數若求

兩而加尺甚暮四而朝三宜令所司簡閱有踰于比年

常例尺丈過多者奏聞二十五年定令諸課戶一丁租

調准武德二年之制其絹絕為疋布為端綿為屯麻為

紵若當戶不成疋端屯紵者皆隨近合成其調古者用

麻每年支料有餘折一斤輸粟一斗與租同受

人之力歲不過三日後代多事其增十

王之制用民之力

之國家斟酌物宜立為中制每丁一歲定役二旬若不

役則收其庸日準三尺以其出絹而當庸直故謂之庸

三

唐書食貨志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
 為絹三尺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
 者租調皆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通典諸丁匠不役者
 收庸無絹之鄉絕布三尺程大昌演繁露今之丁錢即
 漢世算錢也以其計口輸錢故亦名口賦也漢四年初
 為算賦如淳曰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
 錢人百二十為一算治庫兵車馬至文帝時人多丁眾
 則遂取高帝本額歲減三之二則一口一年止輸錢四
 十也賈捐之曰文帝偃武行文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
 一事如淳曰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文帝時天下民多
 故出賦四十凡三歲而一事即高帝時百二十至此而
 減為四十者也此之謂事即古法一歲一丁供役無過
 三日者是也民年十五以上雖未成丁亦輸口錢所謂
 民賦四十者也及已成丁則每歲當供三日之役者至
 此減為三年而才受一年之役也唐制成丁而就此三
 役不役則計日收其庸末世所謂丁口錢本此

道者皆宗本前哲之規模
賦稅考論唐因口分世業為租庸調之法 參考歷

代之利害其取法也遠其立意也深其斂財也均其域

人也固其裁規也簡其備慮也周有田則有租有家則

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為家法制均壹雖欲轉徙莫容

其姦唐書食貨志徙寬鄉者縣覆于州出境則覆于戶部官以閒月達之自畿內徙畿外自京縣徙餘縣

皆有 故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以之厚生則不隄防而

家業可久以之成務則不校閱而衆寡可知以之為理

則法不煩而教化行以之成賦則下不困而上用足三

代創制百王是程雖維御損益之術小殊而其義一也

天寶季歲羯胡亂華通鑑本注謂安祿山史思明 海內波搖兆庶雲

四

擾版圖隳於避地

顧炎武日知錄圖即里也不曰里而曰圖者以每里册籍首列一圖故名

曰圖是矣今俗省作畜

賦法壞于奉軍

通典注舊制百姓供公上計丁定庸調及租其稅戶

雖兼出王公以下比之二三十分唯一耳自兵興以後

經費不充于是徵斂多名且無恒數貪吏橫恣因緣為

奸法令莫得檢制烝庶不知告訴其丁狡猾者即多規

避或假名入任或託迹為僧或占募軍伍或依倚豪族

兼諸色役萬端蠲除鈍劣者即彼徵輸困竭日甚唐書

食貨志自開元以後天下戶籍久不更造丁口轉死田

畝賣易貧富升降不定其後國家侈費無節建中之初

而盜起兵興財用益屈而租庸調法弊壞

再造百度

書不役耳目

執事者

通鑑本注執事者謂楊炎

知弊之宜

革而所作兼失其源知簡之可從而所操不得其要舊

患雖減新沴復滋救跛成瘳

前漢哀帝紀痿痺注如淳曰痿音頽踈之踈弩病兩

足不能相過曰痿

展轉增劇凡欲拯其積弊湏窮致病之由時

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而又揆新校舊慮遠

圖難規畧未詳悉固不果行利害非相懸固不苟變所

為必當其悔乃亡

易革而當其悔乃亡

若好革而不知原始要終

斯皆以弊易弊者也至於賦役舊法乃是聖祖典章行

之百年人以為便兵興之後供億不常乘急誅求

左傳誅求

無時是以不敢寧居

漸隳經制此所謂時之弊非法弊也時有弊

而未理法無弊而已更掃庸調之成規創兩稅之新制

唐書楊炎傳初定令有租賦庸調法自開元承平久不為版籍法度玩傲而丁口轉死田畝換易貧富升降悉

非向時又戍邊者蠲其租庸六歲免歸元宗事夷狄戍者多死邊將諱不以聞故貫籍不除天寶中王鏊為戶口使方務聚斂以其籍存而丁不在是隱課不出乃按舊籍除當免者積三十年責其租庸人苦無告故法大敝至德後天下起兵因以飢癘百役並作人戶凋耗版圖空虛軍國之用仰給于度支轉運使四方征鎮又自給於節度都團練使賦斂之司數四莫相統攝朝廷不能覆諸使諸使不能覆諸州科斂凡數百名廢者不削重者不去新舊仍積不知其涯百姓竭膏血鬻親愛旬輸月送無有休息吏因其苛蠶食於人富人多丁者以宦學釋老得免貧人無所入則丁存故課免於上而賦增於下鄉居地著者百不四五炎疾其敝乃請為兩稅法以一其制凡百後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不居處而行商者所在州縣稅三十之一度所取與居者均使無僥利居人之稅秋夏兩入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雜徭息省而丁額不廢夏稅盡六月秋稅盡十一月歲終以戶賦增失進退長吏而尚書度支

總焉帝善之使論中外議者沮詰以為租庸令行數百年不可輕改帝不聽 立意且爽彌綸

又疎竭耗編氓日日滋甚夫作法裕於人未有不得人

者也作法裕于財未有不失人者也陛下初膺寶位思

致理平誕發德音哀痛流弊念徵役之頻重憫烝黎之

困窮分命使臣敷揚惠化通鑑綱目建中元年二月命

誠宜損上益下嗇用節財窒侈欲以盪其貪風息冗費

以舒其厚斂而乃搜擿郡邑劾驗簿書綱目集覽簿書簿籍文書也

每州各取大歷中一年科率錢穀數最多者便為兩稅

定額唐書食貨志田稅視大歷十四年墾田之數為定遣黜陟使按比諸道丁產等級免鰥寡惻獨不濟

者敢有加歛以枉法論舊戶三百八十萬歲歛錢二千五百
比得主戶三百八十萬客戶三十萬歲歛錢二千五百
餘萬緡米四百萬斛以供官師又獻通考按自秦廢井田之制
六十一之法任民所耕不計多少於是始舍地而稅人
征賦二十倍于古漢高祖始理田租十五而稅一其後
遂至三十而稅一皆度田而稅之然漢時亦有稅人
之法一歲所賦不過十三錢有奇至魏武初平袁紹廼
令田每畝輸粟四升又每戶輸絹二疋綿二斤晉武帝
又增而為絹三疋綿三斤然晉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
畝女子及丁男丁女占田皆有所差則出此戶賦者亦皆
有田之人非鑿空而稅之也至元魏而均田之法大行
齊周隋唐因之賦稅沿革微有不同然大槪計畝而稅
之令少計戶而稅之令多其時戶戶授田雖不必履畝
論稅只逐戶賦之則田稅在其中矣至唐始分爲租庸
調然口分世業每爲租身與戶則出絹布綾綿等物爲庸
法而所謂租庸調者皆此受田一項則亦不殊元魏以來之

以後法制隳弛田畝之在人者不能禁其賣易官授田
之法盡廢則向之所謂輸庸調者多無田之人矣迺欲
按籍而徵之其人其與豪富兼并者一例出賦可乎又况
當大亂之後人口死徙虛耗豈復承平之舊其不可轉
移失陷者獨田畝耳然則視大歷十四年墾田之數以
定兩稅之法雖非經國之遠圖乃救弊之良法也但立
法之初不任土所宜輸其所有乃計綾帛而輸錢既而
物價愈下所納愈多遂至輸一者過二重爲民困此乃
培克之吏所爲也此乃採非法之權令以爲經制總無名
非非法之不善也
之暴賦以立恒規是務取財豈云卹隱作法而不以裕
人拯病爲本得非立意且爽者乎夫財之所生必因人
力工而能勤則豐富拙而兼惰則窶空是以先王之制
賦入也必以丁夫爲本通鑑唐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爲本無求于力分

之外無貸于力分之内故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

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

則地利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則功力

勤史記貨殖傳以故些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如是然

後能使人安其居盡其力相觀而化時靡遁心雖有惰

遊不率之人亦已懲矣兩稅之立則異于斯唯以資產

為宗不以丁身為本資產少者則其稅少資產多者則

其稅多通鑑本注按陸贄論兩稅狀云云然則當時稅

五等戶臨會不悟資產之中事情不一有藏於襟懷囊

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通鑑本注謂商賈居有積于場

圃困倉直雖輕而眾以為富通鑑本注謂力有流通蕃

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取贏通鑑本注蕃讀如繁有廬

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通鑑本注謂美居室

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概計估筭緡宜其失平長偽由

是務輕費而樂轉徙者恒脫于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

者每困于徵求此乃誘之為姦毆之避役文獻通考陸

為切當然必欲復租庸調之法必先復口分世業之法

均天下之田使貧富等而後可若不能均田則兩稅乃

不可易之法矣又歷代口賦皆視丁中以為厚薄然人

乃薄賦之又有身齒已壯而身居窮約家無置錫者乃厚賦之豈不悖謬今兩稅之法入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尤為得當宣公所謂計估筭緡失平長偽挾資轉徙者脫徭稅敦本業不遷者困歛求乃誘之為姦毆之避役此亦是與商賈逐末皆足以致富雖曰逐末者易于脫免務本者困于誅求然所困猶富人也不猶愈于庸調之法不變不問貧富而一概按元籍徵之乎蓋賦稅必視田畝乃古今不可易之法三代之貢助徹亦只視田而賦之未嘗別有戶口之賦蓋雖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戶賦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復輕遂至重為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業是也自兩稅之法行而此弊革矣豈可以其出于楊炎而少之乎

力用不得不弛風俗不得不訛閭井不得不殘賦入不得不闕復以創制之首通鑑本注創制之初不務齊平

但令本道本州各依舊額徵稅軍興已久事例不常供應有煩簡之殊守牧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既成新規湏懲積弊化之所在足使無偏減重分輕是將均濟而乃急于聚歛懼或蠲除不量物力所堪前漢志生之有時而用之唯以舊額為準舊重之處流亡益

多舊輕之鄉歸附益眾有流亡則已重者攤徵轉重有歸附則已輕者散出轉輕高下相傾勢何能止又以謀始之際不立科條分遣使臣凡十餘輩通鑑命黜陟使與觀察刺史約

百姓丁產定等級專行其意各制一隅遂使人殊見道異法低

昂不類緩急不倫逮至復命于朝竟無類會裁處其于
踏駁通鑑本注踏乘也駁錯也胡可勝言利害相形事尤非便作法

而不以究微防患為慮得非彌綸又疎者乎立意且爽
彌綸又疎凡厥疲人已嬰其弊就加保育猶惧不支况

復亟繚焚絲說文繚纏也左傳猶治絲而焚之也重傷宿疴說文疴痼疾也疴音鮪

其為擾病抑又甚焉請為陛下舉其尤者六七端則人
之困窮固可知矣大歷中紀綱廢弛百事從權至於率

稅少多皆在牧守裁制邦賦既無定限官司俱有闕供
每至徵配之初例必廣張名數以備不時之命且為施

惠之資應用有餘則遂減放增損既由郡邑消息易協
物宜故法雖久刑漢書音義刑烏丸反而人未甚瘁及

總雜徵虛數以為兩稅恒規悉登地官周禮地官大司徒之職掌建邦

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通典初戶部居禮部之後
武后改置天地四時之官以戶部為地官由是遂居禮
部前神龍元年復咸繫經費計奏一定有加無除此則

改地官為戶部
人益困窮其事一也本懲賦歛繁重所以變舊從新新
法既行已重於舊旋屬征討國用不充復以供軍為名

每貫加征二百唐書食貨志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增其

當道或增戎旅又許量事取資詔敕皆謂權宜悉令事

畢停罷息兵已久加稅如初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二也
 定稅之數皆計緡錢納稅之時多配綾絹往者納絹一
 疋當錢三千二三百文今者納絹一疋當錢一千五六
 百文往輸其一者今過於二矣雖官非增賦而私已倍
 輸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三也諸州稅物送至上都度支
 頒給羣司例皆增長本價而又繆稱折估抑使剝微姦
 吏因緣得行侵奪所獲殊寡所擾殊多此則人益困窮
 其事四也稅法之重若是既于已極之中而復有奉進
 宣索之繁尚在其外通鑑音注遣中使以聖旨就方岳

頗拘于成例莫敢闕供

通鑑初上以奉天窘乏故還宮

奉市恩皆云稅外方圓亦云用度羨餘其寔或割留常
 賦或增歛百姓或減刻利祿或販鬻蔬果往往私自入
 進纔什一二李兼在江西有月進韋臯在西川有日進
 其後常州刺史濟源裴肅以進奉遷浙東觀察使刺史
 進奉自肅始及劉贊卒判官嚴綬掌留務竭府庫
 以進奉徵為刑部員外郎幕僚進奉自綬始朝典

又束以彛章不許別稅

通鑑詔兩稅外輒率綺麗之飾

純素之饒

前漢地理志織作冰純綺繡純麗之物注師

華靡也純音九父選古詩被服純非從地生非自天降
與素注善曰范子曰白純素出齊
禮記非從天降若不出編戶之筋力膏髓將安所取哉
也非從地出也
通鑑音注編相聯次也民謂之編民亦謂之編于是有
戶者言比屋聯次而居編于民籍無高下之差

巧避微文曲成睿旨變徵役以召雇之目換科配以和
 市之名廣其課而狹償其庸精其入而麓計其直以召
 雇為目而捕之不得不來以和市為名而迫之不得不
 出其為妨抑特甚常徭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五也大歷
 中非法賦歛急備供軍折估宣索進奉之類者既並收
 入兩稅矣今于兩稅之外非法之事復又並存此則人
 益困窮其事六也通鑑上畋于新店人民趙光奇家問
 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
 何為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他徭今
 非稅而誅求者殆過于稅後又云和糴而實強取之曾
 不識一錢始云所糴粟麥納于道次今則遣致京西行
 營動數百里車摧馬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

有每有詔書優恤徒空文耳恐
 聖主深居九重皆未之知也建中定稅之始諸道已

不均齊其後或吏理失宜或兵賦偏重或癘疾鍾害或
 水旱荐災田里荒蕪戶口減耗牧守苟避于殿責罕盡
 申聞所司姑務於取求莫肯矜恤遂于逃死闕乏稅額
 累加見在疲疇一室已空四鄰繼盡漸行增廣何由自
 存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七也自至德迄於大歷二十餘
 年兵亂相乘海內罷疲幸遇陛下紹膺寶運北史周宣
 帝紀朕以
 眇身祇承寶運憂濟生靈誕敷聖謨痛矯前弊垂愛人節用之
 旨宣輕徭薄賦之言率土烝黎感涕相賀延頸企踵淮南

子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企踵而願安利之者

咸以謂太平可期既而制失

其中歛從其重頗乖始望已沮羣心因之以兵甲而煩暴之取轉加繼之以獻求而靜約之風浸靡臣所知者纔梗概耳而人益困窮之事已有七焉臣所不知何啻於此陛下倘追思大歷中所聞人閒疾苦而又有此七事重增於前則人之無聊不問可悉昔魯哀公問于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孔子曰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而無怨節而無貧和而無寡安而無傾漢文恤患救災則命郡國無來獻前漢賈捐之罷珠厓

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而無怨節而無貧和而無寡

安而無傾漢文恤患救災則命郡國無來獻前漢賈捐之罷珠厓

對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帝還其馬與道里費而是以人

為本以財為末人安則財贍本固則邦寧今百姓艱窮

非止不足稅額類例非止不均求取繁多非止來獻誠

可哀憫亦可憂嗟此而不圖何者為急聖情重慎每戒

作為伏知貴欲因循不敢盡求釐革且去其太甚亦足

小休詩民亦勞止望令所司與宰臣參量據每年支用

色目中有不急者無益者罷廢之有過制者廣廢者減

節之遂以罷減之資廻給要切之用其百姓稅錢因軍
 興每貫加徵二百者下詔停之用復其言俾人知信下
 之化上不令而行諸道權宜加徵亦當自請蠲放如此
 則困窮之中十緩其二三矣供御之物各有典司任土
 之宜各有常貢通典天下諸郡每年常貢京兆府貢葵
 十聯鳥鵲五聯茯苓三十八斤皮酸棗仁華陰郡貢鶴子
 斤馮翊郡貢白裏皺文皮二十一領扶風郡貢龍鬚蓆
 十領新平郡貢剪刀十具蛇膽十斤葦豆澡豆五石白
 火筋二十具安定郡貢龍鬚蓆十領彭原郡貢五色龍
 鬚蓆十領莞菁菴閭子亭長假蕪荆芥汧陽郡貢龍鬚
 蓆六領中部郡貢龍鬚蓆六領洛交郡貢龍鬚蓆六領
 朔方郡貢白壇十領安化郡貢麝香二十五顆靈武郡
 貢鹿角膠代頰花莖蓉白鵬翎榆林郡貢青鹿角二具

徐長卿十斤赤芍藥十斤延安郡貢麝香三十顆咸寧
 郡貢麝香一顆銀川郡貢女稽布五端平涼郡九尺白
 羶十領九原郡貢野馬胯皮二片白麥麴印盛鹽
 會寧郡貢駝毛褐二段五原郡貢鹽山四十顆新秦郡
 貢青地鹿角二具鹿角三段具單于都護府貢生野馬
 胯皮搃十二片安北都護府貢生野馬胯皮二十一
 太原府貢銅鏡兩面甘草三十一斤礬石三十斤龍骨
 三十斤蒲萄粉屑栢子仁上黨郡貢人參三百斤小兩墨
 三槌河東郡貢綾絹扇四面龍骨二十斤棗八千顆鳳
 栖梨三千五百顆絳郡貢梁穀二十石墨千四百七十
 挺白穀五百疋梨三千顆平陽郡貢蠟燭三十條西河
 郡貢龍鬚蓆十領石膏五十斤消石五十斤宏農郡貢
 麝香十顆硯瓦十具高平郡貢白石英五十斤小兩人參
 三十兩太寧郡貢胡女布五端昌化郡貢胡女布五端
 文城郡貢蠟二百斤陽城郡貢龍鬚蓆六領定襄郡貢
 豹尾十枚樂平郡貢人參三十兩鴈門郡貢白鴈翎五
 具熟青二十兩熟綠二十兩樓煩郡貢麝香十顆安邊
 郡貢松子一石馬邑郡貢白鵬翎五具河南府貢瓷器

十五事陝郡貢栢子仁瓜蔓根各三十斤陳留郡貢絹
 二十疋榮陽郡貢絹二十疋靈昌郡貢綾二十疋並方
 文潁川郡貢絹十疋蕨心蓆六領譙郡貢絹二十疋濮
 陽郡貢絹二十疋濟陰郡貢蛇床子二十斤絹二十疋
 北海郡貢棗兩石仙文綾十疋淮陽郡貢絹十疋汝南
 郡貢鸞綾十疋東平郡貢絹二十疋淄川郡貢防風
 花綾十疋進陞石五斤臨淄郡貢絲葛十五疋魯郡貢鏡
 郡貢綿二十疋紫石英二十五兩彭城郡貢絹二十疋
 貢楚布十疋濟陽郡貢阿膠二百斤鹿角膠三十小
 斤瑯琊郡貢紫石英二十兩高密郡貢貲布十端牛黃
 一斤海蛤二十兩東牟郡貢牛黃百二十八株水葱蓆
 六領范陽郡貢綾二十疋河內郡貢平紗十疋魏郡貢
 白綿紬八疋白平綾八疋汲郡貢綿三疋伯兩郡貢
 十疋鳳翽蓆六領胡粉百圓廣平郡貢平紬十疋鄴郡貢
 郡貢瓊十疋領信都郡貢絹三十疋河閒郡貢絹三十疋東
 絹二十疋饒陽郡貢絹三十疋

萊郡貢牛黃百二十二兩景城郡貢細篔四領細柳箱
 八十合糖蟹二十二三廿鱧鱖三百五十五疋獨窠綾
 六伯穎羅二十疋瑞綾二百五十五疋鉅鹿郡貢縵
 細綾十五疋趙郡貢錦五十疋鉅鹿郡貢縵二百疋
 獨窠綾十疋文安郡貢綿三百兩上谷郡貢縵二百
 平郡貢紬十疋文安郡貢綿三百兩上谷郡貢縵二百
 槌樂安郡貢絹十疋北平郡貢蔓荆子四斤密雲郡貢
 人參五斤媯川郡貢麝香十顆漁陽郡貢鹿角膠十斤
 柳城郡貢麝香十顆歸德郡貢皮五張白小麥十石天
 貢人參五斤武威郡貢野馬皮五張白小麥十石天
 郡貢龍鬚蓆六領芎藭四十斤安西都護府貢礪砂五
 十斤緋瓊五領北庭都護府貢陰牙角五隻速藿角十
 隻阿魏截根二十斤交河郡貢氎布十端晉昌郡貢草
 鼓子野馬皮黃礬絳礬胡桐淚西平郡貢犛羊角十隻
 隴西郡貢麝香十顆秦膠燉煌郡貢野馬皮二十具石
 酒泉郡貢肉苳蓉二十斤相脉二郡貢野馬皮二十具
 郡貢麝香十顆鼯鼠六頭安鄉郡貢麝香二十顆同
 谷郡貢燭燭十條和政郡貢龍鬚蓆六領並青黃色武

都郡貢蠟燭十條密蠟羚羊角臨洮郡貢麝香十顆懷
 道郡貢麝香二十顆張掖郡貢野馬皮十張枸杞子六斗
 葉二斤伊吾郡貢陰牙角五隻胡桐淚二十五斤廣
 陵郡貢藩客錦袍五十領錦被五十張半臂錦百段新
 加錦袍二百領青銅鏡十面莞蓆十領獨窠細綾十疋
 蛇床子七斗蛇床仁一斗鐵精一斤兔絲子一斤白芒
 十五斤空青三兩造水牛皮甲千領并袋安陸郡貢青
 紵十五疋弋陽郡貢葛十疋生石斛六斤義陽郡貢
 葛十疋廬江郡貢絲布十疋石斛六斤蕲春郡貢白
 苧布十五疋鳥蛇脯同安郡貢蠟五十斤石斛六斤
 歷陽郡貢麻布十疋鍾離郡貢絲布十疋壽春郡貢絲
 布十疋生石斛五十斤齊安郡貢紫苧布十疋端虫二
 斤淮陰郡貢貲布十疋漢陽郡貢麻貲布十疋江陵郡
 貢白方文綾二十疋橘皮九斤梔子五斤貝母十斤
 覆盆子三斤石龍芮一斤烏梅肉十斤朮陽郡貢苧練
 布十五疋襄陽郡貢五盛碎石文庫路真二具十盛花
 庫路真二具南陽郡貢絲布十疋淮安郡貢絹十疋上

洛郡貢麝香三十顆安康郡貢麝金五兩乾漆六斤杜
 仲二斤椒目十斤黃蘗六斤枳實六斤枳殼十四斤
 茶芽一斤椒子一石雷丸五兩武當郡貢麝香二十顆
 房陵郡貢麝香二十顆雷丸石膏蒼礬石漢東郡貢綾
 十疋葛五疋覆盆子南浦郡貢金五兩澧陽郡貢柑子
 四百顆橘子七百顆龜子綾十疋恒山一斤五入簾四
 領蜀漆一斤雲安郡貢蠟百斤竟陵郡貢白苧布一端
 武陵郡貢紵練布十疋端夷陵郡貢茶二百五十斤柑子
 二千顆五加皮二斤杜若二斤芒硝四斤富水郡貢白
 蠟百斤南賓郡貢蘓薰蓆四領綿紬五疋富水郡貢白
 苧布十疋端巴東郡貢蠟四斤漢中郡貢紅花百斤胭
 脂一升通川郡貢綿紬三疋蜂香五斤藥子二百顆順
 政郡貢蠟六十斤巴川郡貢牡丹皮十斤藥子二百顆
 清化郡貢綿紬十疋洋川郡貢白梭十疋河池郡貢蠟
 百斤益昌郡貢絲布十疋咸安郡貢綿紬十疋盛山郡
 貢蠟四十斤車前子一升始寧郡貢綿紬十疋南平郡
 貢葛五疋符陽郡貢蠟五十斤藥子二百顆潯山郡貢
 綿紬十疋買子木十斤子一升丹陽郡貢方文綾七疋

水交綾八疋晉陵郡貢細青苧布十疋吳郡貢絲葛十疋白石脂三十斤蛇床子三斤鮰魚皮三十頭鮫魚臘五十頭墜包七升肚魚五十頭春子五升嫩藕三百段餘杭郡貢白編綾十疋橘子二千顆密姜十石會稽郡貢朱砂一十兩自編綾十疋交梭十疋輕調十疋葛粉二郡貢附子百枚東陽郡貢紙六千張綿六百兩葛粉二石新定郡貢交梭二十疋竹篔一合信安郡貢綿百屯紙六千張吳興郡貢苧布三十端臨海郡貢鮫魚皮百張乾薑百斤乳柑六千顆金漆五升三合永嘉郡貢鮫魚皮三十張新安郡貢苧布十五端竹篔一合長樂郡貢蕉二十疋練十疋海蛤一升清源郡貢蠟燭二十條漳浦郡貢鮫魚皮二十張甲香五斤湖陽郡貢蕉十疋蚺蛇膽十枚鮫魚皮二十張甲香五斤石井銀石水馬宣城郡貢苧布十疋豫章郡貢葛五十疋柑子六千顆鄱陽郡貢金十兩篔一合長沙郡貢葛二十五疋南康郡貢竹布二十疋零陵郡貢葛十疋石鵞二百顆臨川郡貢葛布十疋箭筈百萬莖桂陽郡貢白苧布十疋

苧布二十端陟厘十斤潯陽郡貢葛十疋生石斛十斤江華郡貢零陵香百斤白布十疋衡陽郡貢麩金十四兩江夏郡貢銀五十兩宜春郡貢白苧布十疋巴陵郡貢白苧布十疋邵陽郡貢銀二十兩蜀郡貢單絲羅二十疋高苧衫段二十疋唐安郡貢羅二十疋濛陽郡貢交梭二十疋德陽郡貢彌布十疋紵布十疋通義郡貢麩金八兩柑子不限多少梓潼郡貢綾十六疋巴西郡貢雙紉二十疋普安郡貢絲布十疋蘓薰蓆六領閬中郡貢重連綾二十疋資陽郡貢絲布十疋麩金七兩柑子不限多少臨邛郡貢絲布十疋通化郡貢麩金七兩柑子不限多少扇香十枚顆香三十疋交川郡貢麩金七兩柑子不限多少斤羌活五斤野狐尾五枚越雋郡貢絲布三十顆當歸子靴六十枚南溪郡貢葛十疋六月進荔枝煎遂寧郡貢袴綾十五疋乾天門冬百一十斤南克郡貢絲布十疋仁壽郡貢細葛五疋捷為郡貢麩金五兩盧山郡貢金落雁木瀘州郡貢葛十疋陽安郡貢綿細十疋柑子不限多少安岳郡貢葛十疋天門冬煎四斗淇源郡貢蜀椒一石陰平郡貢麝香二十顆白密一石同昌郡貢

麝香十顆油江郡貢麝金六兩羚羊角六具臨翼郡貢
 麝香三十四顆鱉牛尾五斤當歸二十斤靜川郡貢麝香六顆
 香六顆鱉牛尾五斤當歸二十斤恭化郡貢麝香二十顆
 當歸十斤羌活十斤鱉牛尾五斤恭化郡貢麝香二十顆
 十斤和義郡貢班布六疋雲山郡貢麝香十斤羌活十斤
 尾二斤蓬山郡貢麝香十顆當歸十斤羌活十斤黔中
 郡貢朱砂十斤盧溪郡貢光明砂四斤靈溪郡貢朱砂
 十斤茶芽二百斤潭陽郡貢楚金八兩盧陽郡貢光明
 砂一斤清江郡貢黃連十斤蠟十斤黃子二百顆涪陵
 郡貢連頭獠布十段寧夷郡貢蠟五十斤義泉郡貢蠟
 燭十條龍溪郡貢蠟二十斤南川郡貢布五端南海郡
 貢生沉香七十斤甲香三十斤石斛二十斤龍皮三十
 斤蚺蛇膽五枚詹沉香二十五斤藤簾二合竹簾五領
 始安郡貢銀百兩安南都護府貢蕉十端檳榔二千顆
 魚皮二十斤張蚺蛇膽二十斤始興郡貢鐘乳二百合普寧郡貢朱
 砂二分竹子布十五疋石斛二斤臨賀郡貢銀二十四斤十二

兩連山郡貢緙布十疋鍾乳十兩高要郡貢銀二十兩
 平樂郡貢銀二十兩新與郡貢銀五十兩蕉五疋南潘
 郡貢銀二十兩海康郡貢絲電四疋臨江郡貢銀二十
 兩潯江郡貢銀二十兩蒙山郡貢麝金十兩開江郡貢
 班布五端脩德郡貢銀二十兩臨封郡貢銀二十兩石
 斛十斤南陵郡貢銀二十兩象牙二根犀角四根沉香二十斤
 銀二十兩日南郡貢象牙二根犀角四根沉香二十斤
 金簿黃屑四石定川郡貢銀二十兩懷德郡貢銀二十
 兩寧浦郡貢銀二十兩感義郡貢銀二十兩平琴郡貢銀二十
 斛三斤銀二十兩懷澤郡貢細白苧布十端龍城郡貢銀
 貢玳瑁二具龍皮六十斤翠毛三百合甲香二斤寧仁
 郡貢銀二十兩懷澤郡貢細白苧布十端龍城郡貢銀
 二十兩同陵郡貢石斛二十斤小斤銀二十兩海豐郡貢
 五色藤鏡匣一具蚺蛇膽三枚甲煎一兩鯁魚皮三笠
 臺一晉康郡貢銀二十兩恩平郡貢銀二十兩朱崖郡
 貢銀二十兩真珠二十斤玳瑁一具萬安郡貢銀二十兩

延德郡貢藤盤過此以往復何所須假欲崇飾燕居儲備賜予

天子之貴寧憂乏財但勅有司何求不給豈必旁延進

獻別徇營求減德示私傷風敗法因依縱擾為害最深

陛下臨御之初已洪清寧之化下無曲獻上絕私求近

歲以來稍渝前旨今但滌除流誤振起聖猷則淳風再

興賄道中寢雖有貪囊之輩曷由復肆侵漁綱目集覽

克其民若州郡羨財亦將焉往若不上輸王府理須下

紓疲人如此則困窮之中十又緩其四五矣所定稅物

估價合依當處月平前漢食貨志諸司市嘗以四時中

月實定所掌為物上中下之賈各

自用為其市平百姓輸納之時累經州縣簡閱事或涉于姦冒

過則不在戶人重重剝徵理甚無謂望令所司應諸州

府送稅物到京但與色樣相符不得虛稱折估如濫惡

尤甚給用不充通鑑音注開元八年頒租庸調法于天

下好不過精惡不過濫濫者惡之極者也唯罪元納官司亦勿更征百姓根本既自端靜枝葉

無因動搖如是則困窮之中十又緩其二三矣然後據

每年見供賦稅之處詳諭詔旨咸俾均平每道各令知

兩稅判官一人赴京文獻通考建中三年初分置汴東

西水陸兩稅鹽鐵使又唐天寶後有判官之名皆使自辟召然與度支類會參定通計戶

後上聞其未奉報者稱揖

數以配稅錢輕重之間大約可準而又量土地之沃瘠計物產之多少倫比諸州定為兩等

通鑑貞元四年春正月庚戌詔兩稅等第自今州等下者其每戶配錢之數少州等上者其

每戶配錢之數多

于當管所配錢數之內均融處置務盡事宜就于一管

之中輕重不得偏併雖或未盡齊一決當不甚低昂既

免擾人且不變法粗均勞逸足救凋殘非但徵賦易供

亦冀逋逃漸息俟稍寧阜更擇所宜

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為額不計錢數

文獻通考大歷四年勅天

下及王公以下今後宜準度支長行旨條每年

稅錢上上戶四千文上中戶三千五百上下戶

三千中上戶二千五百中中戶二千中下戶千

五百下上戶一千下中戶七百下下戶五百文

其見任官一品準上上戶稅九品準下下戶稅

餘品並準此依戶等稅若一戶數處任官亦每

處依品納稅其內外官仍據正員及占額內闕

者稅其試及同正員文武官不在稅限百姓有

邸店行舖及爐冶應准式合加本戶二等稅者

依此稅數勘責徵納其寄莊戶准舊例從八等

戶稅

寄住戶從九等戶稅比類百姓事從不均

宜

通加一等稅其諸色浮客及權時寄住田者

無

問有官無官亦在所為兩等收稅稍殷有者

准

入等戶稅餘准九等戶稅如數處有莊田亦

每

處稅諸道將士莊田既緣防禦勤勞不可同

百

姓例並從九等輸稅按以錢輸稅而不以穀

帛

以資力定稅而不問身丁人皆以為

行

兩稅以後之弊今觀此則由來久矣

八

月

卷

之三十三

二

十

布

官堂

泉貨布長二寸五分廣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圓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其右文曰貨左文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大泉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直十五貨泉貨泉徑一寸重五銖右文曰貨左文曰泉

直一也 歛散弛張必由于是蓋御財之大柄為國之利

管子以珠玉為上幣以黃金為中幣以刀布為下幣三幣握之

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 則非有補于暖也食之則非有補于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賈山至言錢者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今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 然則穀帛者人

之所為也錢貨者官之所為也人之所為者故租稅取焉官之所為者故賦歛捨焉此又事理著明者也是以國朝著令稽古作程所取于人不踰其分租出穀庸出

絹調雜出繪纊布麻非此族也不在賦法列聖遺典粲

然可徵曷嘗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者也今之兩稅

獨異舊章違任土之通方效算緡之末法史記平準書異時算輶車

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注李裴曰緡絲也以貫錢也一貫千緡出二十算緡音旻前漢武帝本紀注師古

曰謂有儲積錢者計其緡貫而算之通鑑音注自建中初楊炎定兩稅法不令民輸其土之所產而督錢不

知事理不揆人功但估資產為差便以錢穀定稅顧炎武曰

知錄周官太宰以九賦歛財賄注財泉穀也又曰賦口率出泉也而漢律有口算此則以錢為賦自古有之而

不出于田畝也唐初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繪布臨時折未嘗用錢而兩稅法行遂以錢為惟正之供矣

徵雜物通鑑本注謂折錢穀之價每歲色目頗殊唯計以徵他雜物也折之舌反

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且百姓所營唯在耕織人力之作爲有限物價之貴賤無常而乃定稅計錢折錢納物是將有限之產以奉無常之輸納物賤則供稅之所出漸多多則人力不給納物貴則收稅之所入漸少少則國用不充公私二途常不兼濟以此爲法未之前聞往者初定兩稅之時百姓納絹一疋折錢三千二三百文大率萬錢爲絹三疋價既稍貴數則不多及乎頒給軍裝計數而不

計價此所謂稅入少而國用不充者也近者百姓納絹一疋折錢一千五六百文大率萬錢爲絹六疋價既轉賤數則漸加向之蠶織不殊而所輸尚欲過倍此所謂供稅多而人力不給者也今欲不甚改法而粗救災害者在乎約循典制而以時變損益之臣謂宜令所司勘會諸州府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爲布帛之數

唐鑑泉貨所以

權物之輕重流于天下則爲用積于府庫不爲利也何以知其然耶穀帛出于民而官不可爲也錢出于官而民不可爲也取其所所有與其所無則上下皆濟矣是故以穀帛爲賦則民不得不耕織以奉公上此驅之于農

桑也如不取其所有而取其無則民之所有棄之必賤矣官之所無收之必貴矣穀帛輕則民爲之者少錢重則物甚賤者多是以利壅于上民困于下至于田野荒扞柚空由取其無故也然則以錢爲賦官豈得其利乎爲法者必使民去末而反本則富國之道也

仍依庸調舊制各隨鄉土所宜某州某年定出稅布若干端某州某年定出稅絹若干疋其有繩綿雜貨亦隨所出定名勿更計錢以爲稅數如此則土有常制人有常輸衆皆知上令之不遷于一其心而專其業應出麻布者則務於紡績供綿絹者則務於蠶桑日作月營自然便習各修家技皆足供官無求人假手之勞無賤鬻貴買之費無暴徵急辦之

弊無易常改作之煩物甚賤而人之所出不加物甚貴而官之所入不減是以家給而國足事均而法行此則稍循令典之舊規固非創制之可疑者也然蚩蚩之俗罕究事情好騁異端妄行沮議臣請假爲問荅以備討論陛下誠有意乎憐愍蒼生將務救卹但垂聽覽必有可行議者若曰每歲經費所資大抵皆約錢數若今以布帛爲額是令支計無憑荅曰國初約法已來常賦率由布帛輸二甲子制用不愆何獨當今則難支計且經費之大其流有三軍食一也軍衣二也內外官月俸及

諸色資課三也

唐會要開元二十四年勅百官料錢宜各為一色都以月俸為名各據本官隨

月給付一品三十千二品二十四千三品十七千四品
 十一千五品九千二百六品五千三百七品四千五十
 八品二千四百七十五九品一千九百一十七至大歷
 十二年加京官俸三師三公侍中中書令每月各一百
 二十貫文中書門下侍郎各一百貫文東宮三太左
 右僕射各八十貫文東宮三少各七十貫文尚書御史
 大夫太常卿各六十貫文常侍中正太子詹事國子祭
 酒各五十貫文左右丞及諸司侍郎給舍中丞賓客殿
 中秘書監司農等卿匠作等監各四十五貫文太子二
 庶子太常少卿各四十貫文諫議諸司少卿少監各三
 十五貫文國子司業內侍東宮三卿各三十貫文郎中
 侍御史司天監少詹事諸王傅國子博士諭德中充中
 舍殿中秘書太常宗正卿各二十五貫文殿中侍御史
 著作郎大理正都水使者總監內常侍內給事各二十
 貫文員外郎通事舍人起居王府長史各十八貫文監
 察御史臺主簿補闕王府司馬司天少監太子典內太

常博士主簿宗正主簿門下錄事中書各五十貫文拾

遺司議大子文學秘書著作佐郎國子太學四門廣文

博士大理司直詹事府丞及諸寺監丞謁者監中書門

下主事各二十貫文洗馬贊善諸寺監主簿詹事府司

直各十貫文評事八貫文諸校正各六貫文諸奉御九

成總監諸王諮議及諸陵令各六貫文二百文城門符寶

國子助教六局郎王府椽屬太常侍醫文學錄事參軍

主簿記室都衛及六軍長史兩市令諸副總監武庫署

令太公廟令各五貫文三百文太子通事舍人東宮三寺

丞太學廣文助教內坊丞諸直長內寺伯千牛衛及諸

率府長史諸陵丞諸陵署諸王府判司司竹温泉監尚

書都事都水及諸總監丞司天臺丞太子侍醫諸司上

局署令王府國子苑四面副監公主邑司令各四貫一

百一十六文國子四門助教律醫學博士協律郎內謁

七十文太祝奉禮省中諸行主事門下典儀御史臺殿
 中秘書內侍省春坊詹事府主事諸寺監諸衛六軍諸
 司錄事諸司中局署丞及大理獄丞諸司監作監事諸
 率府錄事殿中省醫佐食醫奉輦司庫司廩奉乘鴻臚
 寺掌客司儀太僕主乘內坊典直司天臺司辰司歷監
 內侍省宮教博士東宮三寺主簿太常太樂鼓吹丞醫
 正按摩呪禁王府國丞尉諸總監主簿各一貫九百一十
 及助教諸王府國丞尉諸總監主簿各一貫九百一十
 七文武官左右金吾大將軍各四十五貫文六軍大將
 軍左右金吾將軍各四十貫文諸衛大將軍六軍將軍
 各三十貫文諸衛將軍各二十五貫文諸衛及六軍中
 郎將諸率府率副各一十貫五百六十七文諸衛及六
 軍郎將諸王府典軍副各九貫二百文諸衛及六軍中
 軍郎將諸王府典軍副各九貫二百文諸衛及六軍中
 陞千牛及左右備身各五貫三百文諸衛及六軍中侯
 太子千牛各四貫一百一十六文諸衛及六軍執戟及長
 子備身各二貫四百七十五文諸衛及六軍執戟及長
 上各一貫九百一十七文京兆及諸府尹各八十貫文
 少尹兩縣令各五十貫文奉先昭應醴泉等縣令司錄

各四十五貫文畿令各四十貫文判司兩縣丞各三十
 五貫文兩縣簿尉奉先等縣丞各三十貫文奉先縣簿
 尉諸畿令各二十五貫文畿簿尉各二十貫文參軍文
 學博士錄事各一十貫文應給百司正員文武官月料
 錢外檢校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每月一百二十貫文
 內侍省監每月四十五貫文每年約加一十五萬六千
 貫文軍衣固在于布帛軍食又取于地租其計錢為數者
 獨月俸資課而已制祿唯不計錢故三代以食人衆寡

為差通典周班爵祿之制大國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

人在官者同祿次國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
 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
 小國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
 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皆祿足以代其
 耕也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
 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諸侯之下士祿食九

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
 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
 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命于君者亦如小國之卿
 千四百四十四人次國之卿命于君者亦如小國之卿
 凡制農田百畝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
 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
 為差故諸侯之下士視上
 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
 兩漢以石數多少為秩通典漢制
 祿秩自中二千石至百石各有等差宣帝又益天下吏
 百石以下俸十五至成帝陽朔二年除八百石五百石
 秩綏和二年又益吏三百石以下俸凡吏比二千石以
 上年老致仕者三分故祿以一與之終其身中二千石
 二千石比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四百石比四百石三
 石比三百石二百石比二百石四百石自四百石至二百
 石為長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為小吏後漢
 大將軍三公俸月三百五十斛至建武二年六年增百
 官俸其千石以上減于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于舊
 秩凡諸受俸皆取半錢穀延平中定制中二千石真二

千石比二千石千石千石六百石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一
 百石凡中二千石丞比千石真二千石丞長史六百石
 比二千石丞比六百石令相千石者丞尉皆四百石其
 六百石者丞尉皆三百石長相四百石及三百石者丞
 尉皆二百石諸侯公三家丞秩皆比三百石諸邊
 障塞尉諸陵校尉皆二百石有常例者不署秩
 益以

錢者官府之權貨祿者吏屬之常資以常徇權則豐約
 之度不得恒於家以權為常則輕重之柄不得專於國
 故先王制祿以食而平貨以錢然後國有權而家有節
 矣况今餽餉方廣倉儲未豐盡復古規或慮不足若但

據羣官月俸之等隨百役資課之差各依錢數少多折
 為布帛定數某官月給俸絹若干疋某役月給資布若

干端通鑑音注唐制布帛六丈為端四丈為疋所給色目精粗有司明立條

例便為恒制更不計錢物甚賤而官之所給不加物甚

貴而私之所稟不減官私有准何利如之生人大端衣

食為切有職田以供食通典諸京官文武職事各有職分田並去京城百里內給其京

兆河南府及京縣官人職分田亦各有差皆于領例州界內給親王府官人職分之田亦各有差皆于領例州界內給

其校尉以下在本縣及去家百里內領者不給諸職分陸田限三月三十日稻田限四月三十日以前上者並

入後人以後上者入前人其麥田以九月三十日為限各前人自耕未種後人耐其功直已自種者准租分法

其價六斗以下者依舊定不得過六斗並取情願不得抑配通鑑音注職分田起于後周頃畝以品為差下至

隋唐代有增減有俸絹以供衣從事之家固足自給以茲制事

誰曰不然夫然則國之用財多是布帛定以為賦復何

所傷議者若曰吏祿軍裝雖頒布粟至於以時斂糴用

權物價重輕是必須錢於何取給答曰古之聖人所以

取山澤之蘊材作泉布之寶貨國專其利而不與人共

之者蓋為此也物賤由乎錢少少則重重則加鑄而散

之使輕物貴由乎錢多多則輕輕則作法而斂之使重

是乃物之貴賤繫於錢之多少錢之多少在于官之盈

縮官失其守反求於人人不得鑄錢而限令供稅是使

貧者破產而假資于富有之室富者蓄貨而竊行于輕

重之權下困齊人上虧利柄今之所病諒在於斯誠宜
廣卽山殖貨之功竣用銅為器之禁唐書食貨志左監門衛錄事參軍事

劉秩曰夫錢重由人日滋于前而鑪不加舊公錢與銅價頗等故破重錢為輕錢銅之不贍在採用者眾也銅之為兵不如鉄為器不如漆禁銅則人無所用盜鑄者少公錢不破人不犯死錢又日增是一舉而四美兼也又大歷七年禁天下鑄銅器貞元初諸道鹽鉄使張滂奏禁江淮鑄銅為器惟鑄鑑而已十年詔天下鑄銅器每器一斤其直不得過百六十銷錢者以盜鑄論苟制持得所則錢不乏矣有

糴鹽以入其直有權酒以納其資唐書食貨志唐有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

皆隸度支蒲州安邑解縣有池五總曰兩池歲得鹽萬斛以供京師鹽州五原有烏池白池瓦池細項池靈州有温泉池兩井池長尾池紅桃池回樂池宏靜池會州有河池三州皆輸米以代鹽安北都護府有胡落池歲

得鹽萬四千斛以給振武天德黔州有井四十一成州嵩州井各一果開通井百二十三山南西院領之邛眉嘉有井十三劍南西院領之梓遂縣合昌渝瀘資榮陵簡有井四百六十劍南東川院領之皆隨月督課幽州大同橫野軍有鹽屯每屯有丁有兵歲得鹽二千八百斛下者千五百斛負海州歲免租為鹽二萬斛以輸司農青楚海滄棣杭蘇等州以鹽價市輕貨亦輸司農又唐無酒禁乾元元年京師酒貴肅宗以稟食方屈乃禁京城酤酒期以麥熟如初廣德二年定天下酤戶以月收稅建中元年罷之三年復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州縣總領薄私釀者論其罪尋以京師四方所湊罷推貞元二年復禁京城畿縣酒天下置肆以酤者斗錢百五十免其徭役苟消息合宜則錢可收矣錢可收固可以歛輕為重錢不乏固可以散重為輕弛張在官

何所不可慮無所給是未知方議者若曰自定兩稅以

來恒使計錢納物物價漸賤所納漸多出給之時又增
虛佑廣求羨利以贍庫錢歲計月支猶患不足今若定
供布帛出納以平軍國之資無乃有闕答曰自天寶以
後師旅數起法度消亡肅宗撥滔天之災而急於功賞
先帝邁含垢之德而緩於糾繩通鑑音注繩三合爲由
糾糾言三合爲一也由
是用頗殷繁俗亦靡弊公賦已重別獻繼與別獻既行
私賂競長誅求刻剝日長月滋積累以至於大歷之間
所謂取之極甚者也今既總收極甚之數定爲兩稅矣
所定別獻之類復在數外矣間緣軍用不給已嘗加徵

矣近屬折納錢價則又多獲矣比於大歷極甚之數殆
將再益其倍焉復幸年穀屢豐兵車少息而用常不足
其故何哉蓋以事逐情生費從事廣物有劑而用無節
夫安得不乏乎苟能黜其情約其用非但可以布帛爲
稅雖更減其稅亦可也苟務逞其情侈其用非但行今
重稅之不足雖更加其稅亦不足也夫地力之生物有
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
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敗由天用物
之多少由人是以聖王立程量入爲出雖遇災難下無

困窮理化既衰則乃反是通鑑本注理化猶言治化也量出為入不

恤所無故魯哀公問年飢用不足有若對以盍徹桀用

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是乃用之盈虛在於

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雖虛必盈衛文

公承滅國之餘史記衛康叔世家齊桓公率諸侯伐翟為衛築楚邱立戴公弟燬為衛君是為

文建新徙之業革車不過三十乘豈不甚殆哉而能衣

大布冠大帛約已率下通商務農卒以富強見稱載籍

左傳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邱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

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杜注大布粗布大帛厚繒蓋用諸侯諒

閭之漢文帝接秦項積久傷夷之弊繼高呂革創多事

之時家國虛殘日不暇給前漢高帝紀雖日不暇給規

日不暇足言眾事而能躬儉節用靜事息人服弋綈前

文帝紀身衣弋綈注師履革舄前漢東方朔傳注師古

古曰弋黑色也綈厚繒言儉却駿馬而不御罷露臺而不修史記文帝紀嘗欲

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屢賜田租

宮室嘗恐羞之何以臺為徐廣曰露一作靈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今親率羣農以

勸之其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十二年詔曰道民之路

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

飢色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

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金厘身從事以厚烝

庶遂使戶口蕃息百物阜殷乃至鄉曲宴遊乘牝牝者

擯而不得會聚史記平準書注漢書音義曰皆乘父馬有牝馬閒其閒則相踉齧故斥不得出

會子孫生長或有積數十歲不識市鄽綱目質實市廛市買賣之所易

日中為市又都邑也廛市中空地說文一畷半御府之

錢貫朽而不可校史記平準書注如淳曰校數也太倉之粟紅腐而不

可食漢書賈捐之傳注師古曰粟久腐壞則色紅赤也國富於上人安於下生

享遐福沒垂令名人到於今稱其仁賢可謂盛矣太宗

文皇帝收合版蕩再造寰區武德年中革車屢動繼以

災歟人多流離貞觀之初薦屬霜旱自關輔綿及三河

之地通鑑音注關謂蒲潼隴蜀藍田諸關輔謂三輔關內即漢三輔之地史記貨殖傳昔唐人都河東殷

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米價騰貴斗易一縑

道路之間餒殍相藉太宗敦行儉約撫養困窮視人如

傷勞徠不倦百姓有鬻男女者出御府金帛贖還其家

通鑑貞觀二年關內旱飢民多嚴禁貪殘慎節徭賦弛

不急之用省無事之官黜損乘輿斥出宮女通鑑貞觀二年秋九

月天少雨中書舍人李百藥上言往年雖出宮人竊聞

太上皇宮及掖庭宮人無用者尚多豈惟虛費衣食且

陰氣鬱積亦足致旱上曰婦人幽閉深宮誠為可愍洒

三千餘人 太宗嘗有氣疾百官以大內卑濕請營一閣以居

尚憚煩勞竟不之許 舊唐書太宗紀貞觀二年八月公卿奏曰依禮季夏之月可以居臺

榭今隆暑未退秋霖方始宮中卑濕請營一閣以居之帝曰朕有氣疾豈宜下濕若遂來請糜費良多昔漢文

帝將起露臺而惜十家之產朕德不逮于漢帝而所費過之豈謂為民父母之道也竟不許 是以至

誠上感淳化下敷四方大和百穀連稔貞觀八年以後

斗米至四五錢俗阜化行人知義讓行旅萬里或不齎

糧 通鑑太宗之初即位也常與羣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

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上深然之元年關中飢

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民顧東西就食未嘗嗟怨四年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

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于海南及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賣糧取給于道路焉帝曰此徵勸朕行仁義既效矣 故人到于今談帝王之盛則必先太宗

之聖功論理道之崇則必慕貞觀之故事此二君者其

經始豈不艱窘哉皆以嗇用愛人竟獲豐福是所謂能

節雖虛必盈之效也秦始皇據嶠函之固藉雄富之業

專力農戰廣收材豪故能芟滅暴強宰制天下功成志

滿自謂有太山之安貪欲熾然以為六合莫予違也于

是發閭左之戍 前漢食貨志發閭左之戍注應邵曰秦時以適發之名適戍先發吏有過及贅

墾賈人後以常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戍者曹輩盡復入閭取其左發之師古曰閭里門

也言居在閭門之左者一切發之徵泰半之賦前漢食貨志注師古進

諫者謂之宣謗恤隱者謂之收恩故徵發未終而宗社

已泯漢武帝遇時運理平之會承文景勤儉之積內廣

興作外張甲兵侈汰無窮遂至殫竭大搜財貨算及舟

車遠近騷然幾至顛覆賴武帝英姿大度付任以能納

諫無疑改過不吝下哀痛之詔罷征伐之勞封丞相為

富民侯前漢食貨志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

為富民侯韋昭注富民沛縣也師古曰欲百以示休息邦本搖而復定帝祚危而再安

隋氏因周室平齊之資府庫充實開皇之際理尚清廉

是時公私豐饒議者以比漢之文景煬帝嗣位肆行驕

奢竭耗生靈不知止息海內怨叛以至于亡文獻通考

皇時百姓承平漸久雖遭水旱而戶口歲增諸州調物

每歲河南至潼關河北自蒲阪至于京師相屬于路晝

夜不絕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既薄賦于

人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用處常出納處常入畧

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會無減損乃更開左藏之院

構屋以受之詔蠲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

半功調全免煬帝即位戶口益多府庫盈溢乃除婦人
及奴婢部曲之課其後征伐巡遊不息租稅之人益減
六宮及禁衛行從常十萬人皆此三君者其所憑藉豈
仰給州縣百姓怨叛以至于亡
不豐厚哉皆以縱欲殘人竟致蹙喪是所謂不節則雖
盈必竭之效也秦隋不悟而遂滅漢武中悔而獨存乃

知懲與不懲覺與不覺其於得失相遠復有存滅之殊
 安可不思安可不懼今人窮日甚國用歲加不時節量
 其勢必蹙而議者但憂財利之不足罔慮安危之不持
 若然者則太宗漢文之德曷見稱秦皇隋煬之敗靡足
 戒唯欲是逞復何規哉幸屬休明將期致理急聚斂而
 忽於勤恤固非聖代之所宜言也

其三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為課績

通典唐考課之法諸

州縣官人撫育有方戶口增益者各准見戶為十分論每加一分刺史縣令各進考一等其州戶不滿五千縣戶不滿五百者各准五千五百戶法為分若撫養乖方戶口減省者各准增戶

法亦每減一分降考一等其勸課農田能使豐殖者亦准見地為十分論每加二分各進考一等其有不加課以致減損者每損一分降考一等若數處有功並應進考者並聽累加

夫欲施教化立度程必先域人使之地著

前漢食貨志理民之道地

著為本故必建步立晦正其經

古之王者設井田之法

以安其業

通典昔黃帝始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使八家為井井開四道而分八

宅鑿井于中一則不洩地氣二則無費一家三則同風俗四則齊巧拙五則通財貨六則存亡更守七則出入相司八則嫁娶相媒九則有無相貸十則疾病相救是以情性可得而親生產可得而均既牧之于邑故井一為隣隣三為朋朋三為里里五為邑邑十為都都十為師師十為州州夫始分于井則地著計之于州則數詳迄乎夏殷不立五宗之制以綴其恩

禮記大傳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

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
 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
 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鄭康成注別子之世適
 族人尊之謂之大宗繼高祖者亦小宗也高祖與禰皆
 有繼者則曾祖亦有也猶懼其未也又教之族墳墓
 則小宗四與大宗凡五地官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二曰族墳
 墓註族猶類也同宗者生相近死相迫敬桑梓詩維
 梓必恭敬止註桑梓二木古者五畝之宅樹之墻下以
 遺子孫給蠶食具器用者也容齋隨筆小雅維桑與梓
 必恭敬止並無鄉里之說而後人文字乃作鄉里事用
 按古人桑梓之說不過敬老之意說苑常從謂老子曰
 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過喬木而趨非敬老邪
 常從曰嘻是已此于詩為與體言桑梓猶當恭敬而况
 父母為人將以固人之志定人之居俾皆重遷然可為
 子所瞻依周禮地官凡宅不毛
 理厥後又督之以出鄉遊墮之禁者有里布凡田不耕

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文獻通考周家
 立此法以警游惰之民所謂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蓋倍
 蕪而取以糾之以版圖比閱之方周禮天官小宰以官
 困之也日聽閭里以版圖註版戶籍圖地圖也又地官小司徒
 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
 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及三年則大
 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註大比謂使天下更簡閱民
 數及其財物也鄭司農云五家為比雖訓導漸微而檢
 故以比為名今時八月案比是也

制猶密歷代因襲以為彛章其理也必謹于隄防其亂
 也必慢于經界斯道崇替與時興衰人主失之則不可

御寰區守長失之則不可釐郡邑理人之要莫急于茲

頃因兵興典制弛廢戶版之紀綱罔緝土斷之條約不

明宋書武帝紀大司馬桓温以民無定本傷治為深庚戌土斷以一其業請準庚戌土斷之科庶子本所宏稍與事著于是依界土斷通典唐令諸戶以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隣三家為保每里置正一人掌按比戶口課植農桑檢察非違催驅賦役在邑居者為坊別置正一人掌坊門管鑰督察姦非並免其課役在田野者為村別置村正一人其村滿百家增置一人掌同坊正其村居如滿十家者隸入大村不須別置村正天下戶為九等三年一造戶籍凡三本一畱縣一送州一送戶部常畱三比在州縣五比送省諸里正縣司選勳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強幹者充其次為坊正若當里無人聽于比隣里簡用其村正取白丁充無人處里正等並通取十八以上中男殘疾免充文獻通考開元十八年勅天下戶等第未平升降須實比來富商大賈多與官吏往還遞相憑囑求居下等恣人浮流莫克禁止縱自後如有囑請委御史彈奏

之則奏集整之則驚離恒懷倖心靡固本業是以賦稅

不一教令不行長人者又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體至公徇國之意迭行小惠兢誘姦毗以傾奪隣境為智能以招萃逋逃為理化捨彼適此者既謂新收而獲宥條忽往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唯懷土安居首末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歛之日如是令地著之人恒代墮游服役則何異驅之轉徙教之澆訛此由收宰不克宏通各私所部之過也及夫廉使奏課會府考功唐書百官志觀

所部善惡文獻通考代宗寶應元年考功奏請立京外按察京察連御史臺分察使外察連諸道觀察使各訪察官吏善惡其功過稍大事當奏者使司案成便奏每年九月三十日以前具狀報考功其功過雖小理堪懲

勸者案成即報考功至校考日參事跡以為殿最但守常規不稽時變其所以

為長吏之能者大約在于四科一曰戶口增加二曰田野墾闢三曰稅錢長數四曰徵辦先期此四者誠吏職之所崇然立法齊人久無不弊法之所沮則人飾巧而苟避其網法之所勸則人興偽以曲附其文理之者若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巧偽萌生恒因沮勸而滋矣夫課吏之法所貴戶口增加者豈不以撫字得所人益阜蕃乎今或詭情以誘其姦浮苛法以析其親族苟益戶數務登賞條所誘者將議薄征已遽驚散所析者不勝

重稅又漸流亡州縣破傷多起于此長吏相效以為績安忍莫懲齊人相扇以成風規避轉甚不究實而務增戶口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田野墾闢者豈不以訓導有術人皆樂業乎今或牽率黎烝播植荒廢約以年限免其地租文獻通考大歷元年詔荒田每畝稅二升五年始定法苟農夫不增而墾

田欲廣新畝雖闢舊畝反蕪詩如何新畝傳田二歲曰畝三歲曰新田人利免租頗亦從令年限纔滿復為汗萊有益煩勞無增稼穡不度力而務闢田野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稅錢長數者豈不以既庶而富人可加賦

乎今或重困疲羸力求附益捶骨瀝髓隳家取財苟媚聚歛之司以爲仕進之路不恤人而務長稅數有如是之病焉所貴徵辦先期者豈不以物力優贍人皆樂輸乎今或肆毒作威殘人逞欲事有常限因而促之不量時宜唯尚強濟絲不容織粟不暇舂

說文舂擣粟也古者雍父初作舂

矧伊貧虛能不奔迸不怨物而務先徵辦有如是之病焉然則引人逋逃蹙人艱窘唯茲四病亦有助焉此由考覈不切事情而泛循舊轍之過也且夫戶口增加田野墾闢稅錢長數徵辦先期若不以實事驗之則真僞

莫得而辨將驗之以實則租賦湏加所加旣出于人固有受其損者此州若增客戶彼郡必減居人增處邀賞而稅數有加減處懼罪而稅數不降倘國家所設考課之法必欲崇于聚歛則如斯可矣將有意乎富裕而務理豈不刺謬歟當今之要在乎厚人而薄財損上以益下下苟利矣上必安焉則少損者所以招大益也人旣厚矣財必贍焉則暫薄者所以成永厚也臣愚謂宜申命有司詳定考績徃貴于加者今務于減焉假如一州之中所稅舊有定額凡管幾許百姓復作幾等差科每

等有若干戶人每戶出若干稅物各令條舉都數年別
 一申使司使司詳覆有憑然後錄報戶部若當管之內
 人益阜殷所定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均減率計減數多
 少以為考課等差其當管稅物通比較每戶十分減三
 分者為上課十分減二分者次焉十分減一分者又次
 焉通鑑本注此不以增戶為課最而以戶額如或人多
增之稅能減地著戶之稅額為課最也
 流亡加稅見戶比較殿罰春秋繁露考試之法九分三
殿為法亦如之其百姓所出田租則各以去年應輸之數
 便為定額每歲據徵更不勘責檢巡增闢者勿益其租

廢耕者不降其數足以誘導墾植且免妨奪農功事簡
 體宏人必悅勸每至定戶之際但據雜產校量田既自
 有恒租不宜更入兩稅如此則吏無苟且俗變澆浮不
 督課而人自樂耕不防閑而眾皆安土斯亦當今富人
 固本之要術在陛下舉而行之

其四論稅期限迫促

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不
 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
 給而歛其餘財遂人所營恤人所乏借必以度歛必以

時有度則忘勞得時則易給是以官事無闕人力不殫
 公私相全上下交愛古之得衆者其率用此歟法制或
 虧本末倒置但務取人以資國不思立國以養人非獨
 徭賦繁多憂無蠲貸至于徵收迫促亦不矜量蠶事方
 興已輸縑稅釋名縑兼也其絲細農功未艾遽歛穀租
 上禮樂記省其文采以繩德厚注繩下司之繩責既嚴度也漢書石奮傳君不繩責長吏
 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前漢食貨志有
師古曰本直千錢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酌其所繫遲速
者止得五百也之閒不過月旬之異一寬稅限歲歲相承遲無所妨速

不為益何急敦逼重傷疲人頃緣定稅之初期約未甚
 詳悉旋屬征役多故復令先限量徵近雖優延尚未均
 濟望委轉運使與諸道觀察使商議更詳定徵稅期限
 聞奏各隨當土風俗所便時候所宜務于紆人俾得辦
 集所謂惠而不費者則此類也

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文獻通考按

茶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天下益
知飲茶矣時鬻茶者至畫羽形置煬突間為茶
神有常伯熊者因羽論復廣著茶之功其後尚
茶成風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羽貞元末卒然
則嗜茶權茶皆起于貞元間矣顧炎武日知錄
茶字自中唐始變作茶其說已詳之唐韻正按

困學記聞茶有三誰謂茶苦苦菜也有女如茶
 茅秀也以薺茶蔘陸草也今按爾雅茶漆字凡
 五見而各不同釋草曰茶苦菜註引詩誰謂茶
 苦其甘如薺又曰蔘茶註云即芳又曰漆虎
 杖註云以紅草而釀大有細刺可以染赤又曰
 漆委葉註引詩以蔕漆蔘今詩本蔕作薺釋木
 曰檟苦茶註云樹小如梔子冬生葉可煮作羹
 飲今呼早采者為茶晚取者為茗一名薺蜀人
 名之苦茶今以詩考之邶國風之茶苦七月之
 采茶綿之莖茶皆苦菜之茶也又借而為茶毒
 之茶良耜之茶蔘委葉之漆也唯虎杖之漆與
 檟之苦茶不見子詩禮而王褒僮約云陽武買
 茶張載登成都白菟樓詩云芳茶冠六清孫楚
 詩云薑桂茶薺出巴蜀本草衍義晉溫嶠上表
 貢茶千斤茗三百斤是知自秦
 人取蜀而後始有茗飲之事

臣聞仁君在上則海內無餒殍之人豈必耕而餉之爨

而食之哉前漢食貨志晁錯曰聖王在上而民不
 慮得其宜制得其道致人于歉乏之外設備于災沴之蓋以

前是以年雖大殺衆不恒懼夫水旱為敗堯湯被之矣

陰陽相寇聖何禦哉所貴堯湯之盛者在于遭患能濟

耳前漢食貨志晁錯說文帝曰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
 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

凡厥哲后皆謹循之故王制記虞夏殷周四代之法乃

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

粟曰國非其國也周官司徒之屬亦云掌鄉里之委積

以郵艱阨縣鄙之委積以待凶荒周禮遺人掌邦之委
 積以待施惠鄉里之

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
 凶荒註委積者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
 共之所謂餘法用也職內邦之移用亦如此也皆以餘
 財共之少曰王制既衰雜以權術魏用平糴之法通典
 委多曰積魏文侯相李悝曰糴甚貴傷人甚賤傷農是故善平糴者必
 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碩中熟自
 三餘三百碩下熟自倍餘百碩小飢則收百碩中飢七
 十碩大飢三十碩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
 二下熟則糴一使人適足價平則止小飢則發小熟之
 所斂中飢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飢則發大熟之所斂而
 糴之故雖遇飢饉水旱糴不貴漢置常平之倉通典漢
 而人不散雖取有餘而補不足也漢置常平之倉宣帝時
 歲數豐穰碩至五錢農少利大司農中丞耿壽昌請令
 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
 價而糴名曰常利兼公私頗亦為便隋氏立制始創社
 平倉人便之

倉終于開皇人不饑饉

通典隋文帝開皇五年工部尚

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獲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
 粟及麥于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賑檢校每年
 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飢饉貞觀初戴胄
 者即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

建積穀備災之議太宗悅焉因命有司詳立條制所在

貯粟號為義倉

通典貞觀初尚書左丞戴胄上言請自

畝每至秋熟准見田苗以下爰及衆庶計所墾田稼穡頃
 亦同此稅各納所在為立義倉年穀不登百姓飢饉當
 所州縣隨便取給太宗曰既為百姓先作儲貯官為舉
 掌以備凶年非朕所須橫生賦斂利人之事深是可嘉
 宜下有司議立條制戶部尚書韓仲良奏王公以下墾
 田畝納二勝其粟麥稷稻之屬各依地土貯之州縣以
 備凶年制從之自是天下州縣始
 制義倉每有飢饉則開倉賑給

歷高宗之代五六十載人賴其資國步中艱所制亦弛

開元之際漸復修崇

通鑑音注太宗時置義倉及常平倉以備凶荒高宗以後稍假以給

地費至神龍中畧盡通典開元二十五年定式王公以下每年戶別據所種田畝別稅粟二勝以為義倉其商賈戶若無田及不足者上上戶稅五碩上中以下遞減

各有差諸出給雜種准粟者稻穀一斗五勝當粟一斗其折納造米者稻三碩折納糙米一碩四斗天寶八年

凡天下諸色米都九千六百六萬二千二百二十碩

是知儲積備災聖王之急務也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

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君養人以成國人戴君以

成生上下相成事如一體然則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

蓋率土臣庶通為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氓記

所謂雖有凶旱水溢人無菜色良以此也後代失典籍

備慮之旨忘先王子愛之心所蓄糧儲唯計廩庾

通鑑音注

應邵曰水漕倉曰庾胡公曰在邑曰倉在野曰庾康曰凡倉無屋曰庾

不知檢溝壑委人之骨而不能恤亂興于下禍延于上

雖有公粟豈得而食諸故立國而不先養人國固不立

矣養人而不先足食人固不養矣足食而不先備災食

固不足矣為官而備者人必不贍為人而備者官必不

窮是故論德昏明在乎所務本末務本則其末自遂務

末則其本兼亡國本于人安得不務頃以寇戎為梗師

翁苑集

卷之三

四十四

翁苑集

旅亟興惠恤之方多所未暇每遇陰陽愆候年不順成
官司所儲止給軍食支計苟有所闕猶須更取于人人
之凶荒豈遑賑救人小乏則求取息利人犬乏則賣鬻
田廬幸逢有年纔償逋債歛獲始畢餼糧已空執契擔
囊行復貸假重重計息食每不充倘遇薦饑遂至顛沛
室家相棄骨肉分離乞爲奴僕猶莫之售或行丐鄆里
或縊死道途天災流行四方代有率計被其害者每歲
常不下一二十州以陛下爲人父母之心若垂省憂固
足傷惻幸有可救乏之道焉可舍而不念哉今賦役已

繁人力已竭窮歲汲汲永無贏餘課之聚糧終不能致
將樹儲蓄根本必藉官司助成陛下誠能爲人備災過
聽愚計不害經費可垂永圖近者有司奏請稅茶歲約

得五十萬貫元勅令貯戶部用救百姓凶饑

通鑑貞元九年春正月

月癸卯初稅茶凡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值
什稅一從鹽鐵使張滂之請也滂奏去歲水災減稅用
度不足請稅茶以足之自明年已往稅茶之錢令所在
別貯俟有水旱以代民田稅自是歲收茶稅錢四十萬
緡
今以蓄糧適副前旨望令轉運使總計諸道戶口多

少每年所得稅茶錢使均融分配各令當道巡院主掌
每至穀麥熟時卽與觀察使計會散就管內州縣和糴

便于當處置倉收納每州令錄事參軍專知仍定觀察
判官一人唐書百官志觀與和糴巡院官同勾當亦以
義倉為名除賑給百姓以外一切不得貸便支用如時
當大稔事至傷農則優于價錢廣其糴數穀若稍貴糴
亦便停所糴少多與年上下准平穀價恒使得中每遇
災荒卽以賑給小歛則隨事借貸大饑則錄奏分頒許
從便宜務使周濟循環歛散遂以為常如此則蓄財息
債者不能耗吾人聚穀幸災者無以牟大利富不至侈
貧不至饑農不至傷糴不至貴一舉事而衆美具可不

務乎俟人小休漸勸私積平糴之法斯在社倉之制兼
行不出十年之中必盈三歲之蓄宏長不已升平可期
前漢梅福傳使一代黎人未無餒乏此堯湯所以見稱
升平可致于千古也願陛下遵之慕之繼之齊之苟能存誠蔑有
不至

其六論兼并之家私歛重於公稅漢書武帝紀元

兼并之塗注李奇曰謂大家兼役小民富者兼
役貧民欲平之也史記酷吏傳鉏豪彊并兼之
家

國之紀綱在於制度商農工賈各有所專前漢食貨志
士農工商四

民有業學以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
通財鬻貨曰商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故朝亡
廢官邑無敖民地無曠土凡在食祿之家不得與人爭利此王者所

以節財力勵廉隅是古今之所同不可得而變革者也
代理則其道存而不犯代亂則其制委而不行其道存
則貴賤有章豐殺有度車服田宅莫敢僭踰雖積貨財
無所施設是以咸安其分罕狗貪求藏不偏多故物不
偏罄用不偏厚故人不偏窮聖王能使禮讓興行而財
用均足則此道也其制委則法度不守教化不從唯貨
是崇唯力是騁貨力苟備無欲不成租販兼并下錮齊

人之業奉養豐麗上侔王者之尊戶蓄羣黎隸役同輩

既濟嗜欲不虞憲章肆其貪恡曷有紀極左傳貪恡無

云楚人謂貪為恡楚詞衆皆競進以貪婪天下之物有

限富室之積無涯養一人而費百人之資則百人之食

不得不乏富一家而傾千家之產則千家之業不得不

空舉類推之則海內空乏之流亦已多矣故前代致有

風俗訛靡毗庶困窮由此弊也今茲之弊則又甚焉夫

物之不可掩藏而易以閱視者莫著乎田宅臣請又措

其宅而勿議且舉占田一事以言之通典董仲舒曰古

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注名田占田也古先哲各為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貧弱之家可足也王疆理天下百畝之地號曰一夫蓋以一夫授田不得過於百畝也欲使人無廢業田無曠耕人力田疇二者適足是以貧弱不至竭涸富厚不至奢淫法立事均斯謂制度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壞恣人相吞無復畔限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前漢食貨志董仲舒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依託強豪以為私屬貸其種食按貸稱貸舉息也音特孟子又稱貸而益之周禮地官泉府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注有司其所屬吏也與之別其貸民之物定其價以與之音義之貸音特貸民音吐代反唐韻

正謂乞貸之貸為入聲出賃其田廬終年服勞無日休貸與人之貸為去聲是也息罄輸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貧富懸絕

乃至斯厚斂促徵皆甚公賦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

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

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是十倍于官稅也荀悅論官收百

一之稅而人輸夫以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

為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一私取其十穡人安

得足食公廩安得廣儲風俗安得不貪財貨安得不壅

顧炎武曰知錄漢武帝時董仲舒言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唐德宗時陸贄言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

五升而私家收租云云仲舒所言則今之分租贄所言則今之包租也昔之為理者所以

明制度而謹經界豈虛設哉斯道浸亡為日已久頓欲

修整行之寔難革弊化人事當有漸望令百官集議參

酌古今之宜凡所占田約為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

法貴必行不在深刻裕其制以便俗嚴其令以懲違微

損有餘稍優不足損不失富優可賑窮此乃古者安富

郵窮之善經不可捨也通鑑本註周禮地官以保息六

曰賑窮四曰郵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

右臣前月十一日延英奏對因叙賦稅煩重百姓困窮

伏奉恩旨令具條疏聞奏今且舉其甚者謹件如前臣

聞于書曰書太甲無輕人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此理之

所以興也又曰書無逸厥後嗣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

難此亂之所由始也以陛下天縱聖哲事更憂危夙夜

孜孜志求致理往年論及百姓必為悽然動容每言朕

于蒼生肢體亦無所惜臣久叨近侍亟奉德音竊謂一

代黔黎必躋壽富之域昨奏人間疾苦十分才及二三

聖情已甚驚疑皆謂臣言過當然則愁怨之事何由上

聞煦育之恩何由下布典籍所戒信而有徵一虧聖猷

寔可深惜臣又聞于書曰書說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竊

惟陛下所以驚疑于微臣之言者但聞之未熟耳此乃

股肱耳目之任仰負于陛下誠所謂知之非艱尚未足

深累聖德也今則既知之矣願陛下勿復艱于所行居

安思危億兆幸甚謹奏唐書食貨志贊言雖切以讒逐

抗復論其弊以為軍興國用稍廣隨要而稅吏擾人勞

陛下變為兩稅督納有時貪暴無容其姦二十年間府

庫充物但定稅之初錢輕貨重故陛下以錢為稅今錢

重貨輕若更為稅名以就其輕其利有六吏絕其姦一

也人用不擾二也靜而獲利三也用不之錢四也不勞

而易知五也農桑自勸六也百姓本出布帛而稅反配

錢至輪時復取布帛更為三估計折升降成姦若直定

布帛無估可折蓋以錢為稅則人力竭而有司不之覺

報亦不

今兩稅出于農人農人所有惟布帛而已用布帛處多

用錢處少又有鼓鑄以助國計何必取于農人哉疏入

唐陸宣公翰苑集卷第二十四

山右張佩芳菘圃注釋

新安汪肇龍稚川

程瑤田易田

汪梧鳳在湘

方矩晞原叅訂

奏議

論裴延齡姦蠹書一首

通鑑延齡每奏對恣為詭譎皆衆所不敢言亦未嘗

聞者延齡處之不疑上亦頗知其誕妄但以其好詆毀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羣臣畏延齡有

寵莫敢言惟鹽鐵轉運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銛以職事相關時証其妄而陸贄獨以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十一月壬申贄上疏極陳延齡姦詐數其罪惡

十一月三日具官臣某惶恐頓首獻書皇帝陛下臣聞君子小人用捨不並國家否泰恒必由之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于是上下交而萬物通此所以為泰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于是上下不交而萬物不通此所以為否也夫小人之蔽明害理如目之有昧耳之有充詩褒如充耳箋嘉穀之有蠹梁木之有蠹也說文昧草入目中也莊子以為門戶則液構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史記范睢傳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昧離

婁之目則天地四方之位不分矣莊子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

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師曠字則雷霆蠅黽之聲

莫辨矣說文雷陰陽薄動雷雨生萬物者也雷霆餘聲也鈴鈴所以挺出萬物詩匪鷄則鳴蒼蠅之聲

爾雅釋魚鼈蠃蟾諸在水者黽疏鼈鼈一名蟾諸似蝦鼈居陸地其居水者名鼈一名耿鼈一名土鴨狀似青

蛙而腹大為異雖后稷之穡禾易長畝而蝨傷其本則零碎而

不植矣雖公輸之巧臺成九層而蠹空其中則地折而

不支矣老子九層之臺起于累土劉仲達鴻書註孟子

後閱太平廣記魯班燉煌人莫詳年代巧侔造化于涼州造浮圖作木鸞每擊楔三下乘之以歸又六國時而公輸班為木鸞以窺宋城似若兩人未敢決及讀古樂府豔歌行誰能刻鏤此公輸與魯班則明係兩人以為

一人者是以古先聖哲之立言垂訓必殷勤切至以小

人爲戒者豈將有意讐而沮之哉誠以其蔽主之明害

時之理致禍之源博傷善之釁深所以有國有家者不

得不去耳其在周易則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

用必亂邦也在尚書則曰除惡務本去邪勿疑在毛詩

則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詩大雅民勞篇曾是培克歛怨以爲

德詩大雅蕩篇盜言孔甘亂是用餽詩小雅巧言篇讒人罔極交亂

四國詩小雅青蠅篇在論語則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在春秋

則曰聚歛積實不知紀極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

回服讒蒐慝天下之人謂之四凶

左傳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

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

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

盈厭聚歛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在禮記則曰小

恤窮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餐人行險以僥倖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小人

使爲國家而災害並至雖有善人無如之何臣頃因讀

書常憤此類不圖聖代日覩斯人戶部侍郎裴延齡者

其性邪其行險其口利其志凶其矯妄不疑其敗亂無

耻以聚歛爲長策以詭妄爲嘉謀以培克歛怨爲匪躬

以靖譖服讒爲盡節總典籍之所惡以爲智術冒聖哲

之所戒以為行能可謂堯代之共工

書堯典註共工官名蓋古之世官族

也魯邦之少卯伏惟陛下協放勳文思之德而鑒其方

鳩僞功

通鑑本注書堯典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堯曰體共工方鳩僞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體

仲尼天縱之明而辨其順非堅僞

通鑑本註家語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

七日而誅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辨四曰記配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攝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榮衆其彊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有不可以不除則天討斯得聖化允孚小往大來孰不欣幸跡其姦蠹日長月滋陰秘者固未盡

彰敗露者猶難悉數今請粗舉數事用明欺罔大端悉

非隱微皆可覆驗陛下若意其負謗則誠宜亟為辨明

陛下若知其無良又安可曲加容掩願擇左右親信兼

與舉朝公卿據臣所言閱寔其事倘延齡罪惡無狀即

臣之奏議是誣宜申典刑以制虛妄俾四海法朝廷之

理兆人戴陛下之明得失之間其體甚大不當復有疑

慮使辨之不早以竟失天下之望也前歲秋首班宏喪

亡特詔延齡繼司邦賦數月之內遽銜功能奏稱勾獲

隱欺計錢二十萬質請貯別庫以為羨財供御所須未

無匱乏陛下欣然信納因謂委任得人既賴贏餘之資稍宏心意之欲興作浸廣宣索漸多唐書裴延齡傳帝謂延齡曰朕所居

浴堂殿一棟將壓念易之未能也延齡曰宗廟至重殿棟微矣且陛下本分錢用之亡窮何所難哉帝驚曰本

分錢奈何對曰此在經誼愚儒不能知臣能言之按禮天下賦三之一以充乾豆一以事賓客一君之庖厨陛

下奉宗廟能竭天下賦三之一乎鴻臚禮賓勞予四夷用十一為有贏陛下所御饗餼簡儉以所餘奉百官粟

料餐錢未盡也則所不盡者為本分錢以治殿數十尚不之况一棟哉帝頷曰人未嘗為朕言之又造神龍佛

祠須材五十尺者延齡妄奏同州得大谷木數十章度皆八十尺帝曰吾聞開元時近山無巨木求之嵐勝間

今何地之近材之良也邪延齡曰異材瑰產處處有之待聖主乃出今生近輔豈開元所當也帝悅延齡

務實前言且希睿旨不敢告闕不敢辭難勾獲既虛

言無以應命供辦皆承嚴約苟在及期遂乃搜及市廛

豪奪入獻追捕夫匠迫脅就功以勅索為名而不酌其

直以和雇為稱而不償其庸都城之中列肆為之晝閉

興役之所百工比于幽囚聚詛連羣遮訴盈路持綱者

莫敢致詰巡察者莫敢為言時有致詰為言翻謂黨邪

醜直天子轂下囂聲沸騰四方觀瞻何所取則蕩心于

上歛怨于人欺天陷君遠邇危懼此其罪之大者也總

制邦用度支是司唐書百官志度支掌天下租賦物產

而支調之以近及遠又楊炎傳炎為相言於帝曰財賦者邦國大本而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亂輕重繫焉先朝

權制以中人領其職五尺宦豎操邦之柄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知則無以計天下利害臣請出之以歸有司

度官中經費一歲幾何量數奉入不敢以闕帝出納貨

從之乃詔歲中裁取以入大盈度支具數先聞

財太府攸職唐書百官志太府寺掌財貨廩藏貿易總

百官俸秩謹其出納賦物任土所京師四市左右藏常平七署凡四方貢賦

出定精粗之差祭祀幣帛皆供焉凡事太府出納皆稟

度支文符太府依符以奉行度支憑按以勘覆互相關

鍵說文關以木橫持門戶也方言戶鑰自關而西謂之鑰用絕姦欺

其出納之數則每旬申聞其見在之數則每月計奏皆

經度支勾覆又有御史監臨唐書百官志御史六人次

事號副端次一人知東推理區等有不利舉者罰之以

殿中侍御史第一一人同知東推蒞太倉出納第一一人同

知西推蒞左藏出納號四推御史

旬旬相承月月相繼明若指掌端如

貫珠財貨少多無容隱漏延齡務行邪諂公肆誣欺遂

奏云左藏庫司多有失落續通典唐制左藏掌邦近因

檢閱使置簿書乃于糞土之中收得銀十三萬兩其正

段雜貨百萬有餘皆是文帳脫遺並同已棄之物今所

收獲卽是羨餘悉合移入雜庫以供別勅支用者通鑑本註

匹段雜貨使在糞土之中已應腐爛不可用雖甚愚之

人亦知其誕妄也德宗不加之罪延齡復何所忌憚乎

其時特宣進止悉依所奏施行太府卿韋少華抗表上

陳殊不引伏確稱每月申奏皆是現在數中請令推尋

足驗姦計兩司既相論執理須辨鞠是非臣等具以奏
 聞請定三司詳覆若左藏庫遺漏不謬隱匿固合抵刑
 如度支舉奏是虛誣誑亦宜得罪陛下既不許差三司
 按問又不令檢奏辨明度支言太府隱漏至多而少華
 所任如舊太府論度支姦欺頗甚而延齡見信不渝枉
 直兩存法度都弛以在庫之物為收穫之功以常賦之
 財為羨餘之費罔上無畏示人不慚此又罪之大者也
 國之府庫用寘貨財物合入官則納于其內事合給用
 則出乎其中所納無非法之財所出無不道之用坦然

明白何曲何私而延齡險猾售姦詭譎求媚遂于左藏

之內肇建六庫之名

唐書裴延齡傳延齡素不善財計乃廣鉤距取宿姦老吏與謀以固

帝幸因建言左藏天下歲入不貲耗登不可校請列別
 舍以檢盈虛于是以天下宿負八百萬緡折為負庫抽
 貫三百萬緡為贖庫樣物三十萬緡為季庫帛以素出
 以色入者為月庫帝皆可之然天下負皆窮人償入無
 期抽貫與給皆盡樣物與帛固有籍延齡但
 多其薄最吏員以詭帝于財用無所加也意欲別貯

盈餘以奉人主私欲曾不知王者之體天下為家國不
 足則取之于人人不足乃資之在國在國為官物在人
 為私財何謂贏餘復須別貯是必巧詐以變移官物暴
 法以刻歛私財捨此二途其將焉取陛下務崇信不

朝列集
加檢裁延齡既怙寵私益復放肆遂錄積久逋欠妄云
察獲姦贓總計緡錢八百餘萬聽其言則利益雖大考
其事則虛誕自彰或是水火漂焚或緣旱澇傷敗或因
兵亂散失或遭寇賊斂數說文斂彊取也周書曰斂或攘矯虔集韻攘古作數
准法免徵或經恩合放或人戶逃逸無處追尋或綱典
拘囚不免填納或沒入店宅歲久摧殘或收獲舟船年
深破壞類皆如此難以殫論在人者並無可科徵屬官
者悉不任貨賣但存名額虛掛簿書大抵錢穀之司皆
耻財物減少所以相承積累不肯滌除每當計奏之時

常克應在之數延齡苟稱察獲遂請徵收恢張利門後漢

李固傳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貶無駭以閉利門誘動天聽貽誚侮于方岳賈

愁怨于烝黎于茲累年一無所得其為疎妄亦曰殆哉

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姦

威既沮于四方儉態復行于內府由是蹂躪官屬傾倒

貨財移東就西便為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

廷有同兒戲前漢周亞夫傳文帝曰鄉者霸上棘門如兒戲耳諸州輸送布帛

度支不務準平抑制市人賤通估價計其所折即更下

徵重困疲氓展轉流弊既彰忍害且示不誠及其支送

邊州用充和糴則于本價之外例增一倍有餘布帛不殊貴賤有異剥徵罔下既以折估為名抑配傷人又以出估為利事多矛盾交駭物情窮邊穡夫痛憤切于骨髓下土編戶冤叫徹于蒼旻而延齡以冒取折估為公忠苟得出估為贖利贖廣韻長也按長讀如論語長身有半之長通鑑音注贖贏餘也所謂失人心而聚財賄亦何異割支體以殉口腹哉殊不寤支體分披口安能食人心離析財豈能存此又罪之大者也平原遠鎮扼制蕃戎通鑑音註唐原州治古高平當隴道之要漢光武取隴右先降高峻而後可以蹙隗囂赫連勃勃據高平乘閒以窺隴東嶺北得以病姚興誠要害之地也

五原要衝控帶靈夏

通典五原郡西北到靈武三百里東北到朔方三百里續通典五原

郡有五原所故名謂龍游原乞地千原青嶺原芟夷榛

葳剪逐豺狼崎嶇繕完功力纔畢

通鑑貞元九年詔發兵城鹽州又詔涇原

山南劍南各發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地猶曼絕勢頗

孤危新集之兵志猶未固尤資贍恤俾漸安居頻勅度

支令貯軍糧常使平涼有一年之蓄鹽州積半年之儲

循環轉輸不得闕數近者二鎮告急俱稱絕糧陛下召

延齡赴中書遣希顏宣旨質問延齡確言餽餉不絕儲

蓄殊多歲內以來必無闕乏希顏懼其推互邀令草狀

自陳狀亦如言畧無疑畏陛下覽其所奏翻謂軍吏不誠遂遣中官馳往檢覆道路無轉運之跡軍城無旬日之儲將卒嗷嗷幾將不守有如是之顛沛有如是之欺

謾按驗既明恩勞靡替其為蠱媚曠代罕聞左昭元年傳晉侯求

醫于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

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南都賦侍者蠱媚按公劾延齡借言蠱媚以著其姦也此

又罪之大者也國之憲度會府是司周禮序官司會註會太計也司會主

天下之大計計官位列諸郎猶應辰象通鑑音註後漢桓靈間三署見

郎七百餘人而郡國計吏多留拜為郎大尉楊秉上疏諫曰先王建國順天制官太微積星名為郎位入奉宿

衛出牧百姓云云按自近代皆謂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為尚書郎故事凡夫天文有武黃郎位等星皆太微帝座之後為羽衛之象則應邵楊秉所言三署郎是也而世人謂之尚書郎則誤矣徵其失也蓋自梁陶藻職官要錄以漢三署郎故事通任居六事實代天功內為尚書郎循名失寔疑誤後代

總轄于庶官孫綽駁事牋綱紀居管外敷化于列郡書

地理志秦并兼四海以為周制微弱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為郡縣漢興因秦制度至武帝開地斥境州凡

十三部本秦京師為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漢興以其郡太大稍復開置又立諸侯王國訖於孝平凡郡國

一百三按州郡之制自後漢訖隋雖遞有增省而州郡之名不改通典唐武德初改郡為州太守為刺史貞觀

初分為十道開元二十一年分為十五道天寶初又改州為郡刺史為太守凡郡府三百二十有八晉書孫楚

傳列郡舉措繫生靈之命得失關理亂之源為人軌儀

大荒

卷之三十四

安可容易未有大官弛縱而能使羣吏服從朝典凌遲而欲禁天下暴慢是以天寶將季楊國忠為吏部尚書

亟于私庭詮集選士

唐書選舉志初諸司官兼知政事者至日午後乃還本司視事兵部

吏部尚書侍郎知政事者亦還本司分闕注唱開元以來宰相位望漸崇雖尚書知政事亦于中書決本司事

以自便而左右相兼兵部吏部尚書者不自銓總又故事必三銓三注三唱而后擬官季春始畢乃過門下省

楊國忠以右相兼吏部尚書建議選人視官資書判狀述功優宜對衆定流放乃先遣吏密定員闕一日會左

相及諸司長官于都堂注唱以誇神速由是門果令逆下過官三銓注官之制皆廢侍郎主試判而已

豎得以為詞

唐書安祿山傳祿山反范楊詭言奉密詔討楊國忠騰榜郡縣

史策書之

足為國耻而延齡放情亂紀又甚國忠懈于夙興多闕

會朝之禮徇其鄙欲大隳省署之儀徙郎曹于里閭視

公事於私第盡室飮宮厨之饌通鑑音註宮厨所以奉填

街持簿領之書復有諸部叅辭四方申請決遣資其判

署去就俟其指揮延齡或聚客大談不令白事縱酒憑

怒莫敢入言至有迫切而來逾旬未省輸納之後累月

不歸資糧罄於滯淹筋力困於朝集通鑑先是諸州長官或上佐歲首親

奉貢物入京師謂之朝集使皆以十月二十五日至京

師十一月一日戶部引見訖于尚書省與羣臣禮見然後集于考堂應考績之事晨趨夕散十百為羣里中喧

元日陳其貢篚于殿庭闔市垣衢巷列屠沽之肆古今注

闔常若闔闔也闔市門也古今注闔市垣衢巷列屠沽之肆肆所以

陳貨鬻鬻邑居成逆旅之津國語陽處父如衛反過離次

慢官亂征虐人敦法求之今古鮮有其倫此又罪之

大者也總領財賦號為殷繁通鑑音註度支尚書凡徭賦貢職之方經費調給之

筭藏貨盈縮之準悉以咨之自必識究變通智權輕重大不失體細

能析微濟之以均平蒞之以勤肅近無滯事遠無壅情

綱條之下無亂繩鑿照之內無隱慝然後人不困而公

用足威不勵而奸吏懲苟或未能則非稱職况延齡以

素所僻戾之質而加之以狂躁滿盈既愾且驕事何由

理遂以國家大計委于胥吏末流當給者無賄而不支

會朝之禮徇其鄙欲大隳省署之儀徙郎曹于里閭視

公事於私第盡室飮宮厨之饌通鑑音註宮厨所以奉填

街持簿領之書復有諸部叅辭四方申請决遣資其判

署去就俟其指揮延齡或聚客大誇不令白事縱酒憑

怒莫敢入言至有迫切而來逾旬未省輸納之後累月

不歸資糧罄於滯淹筋力困於朝集通鑑先是諸州長

奉貢物入京師謂之朝集使皆以十月二十五日至京

師十一月一日戶部引見訖于尚書省與羣臣禮見然

後集于考堂應考績之事元日陳其貢篋于殿庭晨趨夕散十百為羣里中喧

闐常若闐闐古今注闐市垣衢巷列屠沽之肆古今注肆所以

陳貨鬻

邑居成逆旅之津

國語陽處父如衛反過

離次

慢官

亂征畔官離次

虐人斃法求之今古鮮有其倫此又罪之

大者也總領財賦號為殷繁

通鑑音註度支尚書凡徭賦貢職之方經費賜給之

筭藏貨盈縮之準悉以咨之

自必識究變通智權輕重大不失體細

能析微濟之以均平蒞之以勤肅近無滯事遠無壅情
綱條之下無亂繩鑿照之內無隱慝然後人不困而公
用足威不勵而奸吏懲苟或未能則非稱職况延齡以
素所僻戾之質而加之以狂躁滿盈既懵且驕事何由
理遂以國家大計委于胥吏末流當給者無賄而不支

憑肆其褊心以相詬病也陛下勤修儀式以靖四方慎

選庶官以貞百度內選則股肱耳目外選則垣翰藩維

濟濟師師咸欽至化庶相感率馴致大和而度支憑寵

作威持權縱暴侵削軍鎮匱闕資糧將帥每使申論延

齡率加毀訾或指誣隱盜或謗訐陰私或數其出處微

賤或億其心志邪悖詞皆醜媠事悉加誣匹夫見凌猶

或生患况將帥素加委遇多著勳庸縱有踰分取求但

宜執理裁處苟當其所孰敢不從豈可對彼偏俾恣行

侵辱使其慚覲于麾下

史記魏其武安傳灌夫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正義曰謂大將

之憤耻於朝廷惟口起羞諒非細故為國聚斂實由斯
 人而又虐害羣司幸其闕敗蔑彼彝典逞于兇懷氣吞
 等夷隸蓄郎吏時有履道而不為曲撓守官而莫肯由
 從遭其詆訶事則尤劇或辱兼祖父或毀及家門皆名
 教所不忍聞叙述所不堪紀唐書裴延齡傳延齡恃得君謂必輔政少所降下至
嫚罵邇臣時人側目其為構陷抑復多端故示兇威使人攝憚人
 之狂險乃至斯上虧大猷下扇流俗包然禮義之府
詩女包然于中國傳包然猶彭亨也箋自矜氣建之貌 蠛汚清明之朝前漢文三王傳汗蠛宗室註師古曰蠛謂塗染也 此又罪之大者也度支舊管牛驢三千

餘頭車八百餘乘循環戴負供餽邊軍既有番遞之倫

永無科配之擾延齡苟逞近效不務遠圖廢其葺修減

其芻秣車破畜耗畧無孑遺詩靡有孑遺傳孑然遺失也疏孑然孤獨之貌言靡

有孑遺謂無有孑然得遺漏 每湏載運軍資則令府縣差雇或有卒

承別旨湏赴促期遂于街市之間虜奪公私雜蓄披猖

頗甚離騷何桀紂之昌被兮註昌與猖同被與披同 費損尤多吏因生姦人不

堪命所減者則奏以為利所費者則隱而不論破實徇

虛多如此類度支應給宮內及諸司使芻藁薪炭等除

稅草之外餘並市供所用既多恒湏貯備舊例每至秋

獲之後冬收之時散開諸場逐便和市免費高價復資
貧人公私之間頗謂兼濟延齡悉隳舊制但飾姦情旋
計芻薪價錢以為節減剝利及乎春夏之際藁秸已殫

藁秸禮記作藁鞞禮器注云穗去實曰鞞又引禹貢云
三百里納鞞服按石經及監本俱作秸服是古今字鞞
也 也 霖潦之中樵蕪不繼軍廩輟莖前漢尹翁歸傳豪
彊有論罪輸掌畜

官使斫莖註師
古曰莖斫芻 官厨待然告闕頻煩于聖聰徵催絡繹

于省署通鑑音註絡繹
相繼不絕也 崎嶇求買何暇計量糜損官錢

不啻累倍聯蹇狼狽集韻狼屬也生子或欠一足二
足者相附而行離則顛故粹遠謂

之狼狽後漢書儒林傳狼狽析札之
命季密陳情表臣之進退實為狼狽 率以為常此又睿

鑒之所明知物情之所深駭事之舛謬觸緒皆然臣愚

以謂若斯之流不過歲廢國家百萬緡錢及事體非宜

耳其為罪惡未足傾危事之可憂不在此是以不復

詳舉以煩聽覽也至于矯詭之態誣罔之辭遇事輒行

應口便發靡日不有靡時不為自非狀跡尤彰足致其

禍者又難以備陳也延齡有詐偽亂邦之罪七而重之

以耗斲闕遺愚智共知士庶同憤以陛下英明鑒照物

無遁情固非延齡所能蔽虧而莫之辨也或者聖旨以

其甚招嫉怨而謂之孤貞可托腹心以其好進讒諛而

謂之盡誠可寄耳目以其縱暴無畏而謂之強直可肅
姦欺以其大言不疑而謂之智能可富財用將欲排衆
議而收其獨行假殊寵而冀其大成倘陛下誠有意乎
在茲臣竊以爲過矣夫君天下者必以天下之心爲心
而不私其心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而不私其耳目故
能通天下之志盡天下之情夫以天下之心爲心則我
之好惡乃天下之好惡也是以惡者無謬好者不邪安
在私托腹心以售其側媚也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則
天下之聰明皆我之聰明也是以明無不鑒聰無不聞

安在偏寄耳目以招其蔽惑也夫布腹心而用耳目舜
與紂俱用之矣舜之意務求己之過以與天下同欲而
無所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歸心忠讜既聞元德逾
邁故虞書云臣作朕股肱耳目又云明四目達四聰言
廣大也紂之意務求人之過以與天下違欲而溺于偏
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離心險詖旣行昏德彌熾故商
書云崇信姦回大雅云流言以對寇攘式內言邪僻也
與天下同欲者謂之聖帝與天下違欲者謂之獨夫其
所以布腹心而任耳目之意不殊然于美惡成敗若此

相遠豈不以求過之情有異任人之道不同哉太宗嘗
 問侍臣何者為明君何者為暗主魏徵對曰君之所以
 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又曰秦之胡亥偏信
 趙高肆其姦欺卒至顛覆徵之此說理致甚明簡冊備
 書足為鑒戒趙高指鹿為馬史記秦始皇紀趙高欲為
 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
 持鹿獻于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
 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
 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高愚弄厥君歷代流傳莫不痛憤陛下
 每覽前史詳考興亡固亦切齒于斯人傷心于其主臣
 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而為無指無而

為有陛下若不以時省察得毋使後代嗟誚又甚趙高
 者乎斯愚臣所以焦慮疚懷以陛下為過者良有所以
 也夫理天下者以義為本以利為末以人為本以財為
 末本盛則其末自舉末大則其本必傾自古及今德義
 立而利用不豐人庶安而財貨不給因以喪邦失位者
 未之有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有
 德必有人有人必有土有土必有財百姓足君孰與不
 足蓋謂此也自古及今德義不立而利用克充人庶不
 安而財貨可保因以興邦固位亦未之有焉故曰財散

則人聚財聚則人散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無令
侵削兆庶以為天子取怨於下其有若此者行罰無赦

蓋為此也殷紂以貪冒失人而亡通鑑前編紂造鹿臺為瓊室玉門其大三

里高千丈七年乃成厚賦稅以寔鹿臺之財盈鉅礮之
粟燎焚天下之財罷苦萬民之力收狗馬奇物充物宮

室以人食獸廣沙邱苑臺以酒為池懸肉為林男女
裸相逐于其閒宮中九市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周

武以散發得人而昌通鑑前編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賑貧弱氓隸殷人

咸喜曰王之于財也聚則紂之多藏適所以為害已之
者猶散之况肯復籍乎

資耳尚何賴于財賄哉太宗亦云務蓄積而不恤人甚

非國家之計隋氏不道聚歛無厭所實洛口諸倉通鑑大業

二年冬十月置洛口倉于鞏東南原上築倉城周回二
十餘里穿三千窖十二月置回洛倉于洛陽北七里倉

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通鑑音註水經注漢水過魏興

安陽縣又東至澆城南與洛谷水合水北出洛谷北通

長安其水南流注漢水所謂洛口也一統志洛口地名

在河南府城東一百三十里鞏縣西隋煬帝聚米置倉

于此號曰卒為李密所利唐書李密傳密說翟讓曰今

洛口倉羣凶若直取與洛倉發粟以賑窮乏百萬之眾一朝可

附霸王之業成矣讓曰僕起隴畝志不及此頃君得倉

更議之二月密以千人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此則前
口拔與洛倉據之開倉賑食眾襁屬至數十萬

代已行之明效聖祖垂裕之格言是而不懲何以為理
陛下初膺寶歷志翦羣兇師旅繁興徵求寢廣權筭侵
剝下無聊生是以涇原叛徒乘人怨咨白晝犯闕都邑

性靡所不為然亦由德澤未浹于人而暴令驅迫以至

于是也于時內府之積尚如坵山周禮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

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唐六典內府令掌中宮府藏寶

貨給納名數凡朝會五品以上賜絹及雜綵金銀器于

殿廷者通鑑朱泚既據府庫之富並供之

竟資兇渠以餌貪卒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公卿

家屬在城者皆給月俸神策及六軍從車駕及哥舒曜

李晟者泚皆給其家糧加以繕完器械日費甚廣及長

安平府庫尚有餘蓄見者此時陛下躬睹之矣是乃失

皆追咎有司之暴斂焉

人而聚貨夫何利之有焉車駕既幸奉天逆泚旋肆圍

逼一壘之內萬眾所屯窘如涸流庶物空匱嘗欲發一

健步出視賊軍魏志田豫傳注汝南遣健步詣征北其

人懇以苦寒為辭跪奏乞一襦袴禮內則十年出就外

衣不帛襦袴唐書車服志平巾幘者武官衛官公事之

服也金飾五品以上兼用玉大口袴烏皮鞞白練裙襦

袴褶之制五品以上以細綾及羅為之六品以下小綾

為之三品以上紫五品以上緋七品以上綠九品以上

碧通鑑本註閱者陛下為之求覓不致竟憫默而遣之矜其寒默者無

以為又嘗宮壺之中服用有闕聖旨方以戎事之急不
忍重煩于人乃剝親王飾帶之金唐書車服志腰帶者
尾取順下之義一品二品鈔以金六品播垂頭以下名曰鈔
以上以犀九品以上以銀庶人以鐵賣以給直是時
行從將吏赴難師徒倉皇奔馳咸未冬服漸屬凝沍且

無薪蒸飢餒內攻矢石外迫晝則荷戈奮迅夜則映堞呻吟凌風飈冒霜霰踰旬而衆無携貳卒能走強賊全危城者陛下豈有嚴刑重賞使之然耶唯以不厚其身不藏其資與衆庶同其憂患與士伍共其有無乃能使捐軀命而扞寇讐餒之不離凍之不憾臨危而不易其守見死而不去其君所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其效也及乎重圍旣解諸道稍通賦稅漸臻貢獻繼至乃於行宮外廡之下復列瓊林大盈之司未賞功勞遽私賄玩甚沮惟新之望頗携死義之心于是輿誦興譏

而軍士始怨矣財聚人散不其然歟旋屬蝨賊內攻翠

華南狩奉天所積財貨悉復殲于亂軍旣遷岷梁日不

暇給獨憑大順遂復皇都是知天子者以得人爲資以

蓄義爲富人苟歸附何患蔑資義苟修崇何憂不富豈

在貯之內府方爲已有哉故藏于天下者天子之富也

藏于境內者諸侯之富也藏于困倉匱匱者農人商賈

之富也韓詩外傳王者藏于天下諸侯藏于百姓商賈藏于匱匱奈何以天子之貴

海內之富而猥行諸侯之弃德蹙守農商之鄙業哉陛

下若謂厚取可以恢武功則建中之取旣無成矣若謂

多積可以為已有則建中之積又不在矣若謂徇欲不足傷理化則建中之失傷已甚矣若謂歛怨不足致危亡則建中之亂危亦至矣然而遽能靖滔天之禍成中興之功者良以陛下有側身修勵之志有罪已悔懼之詞罷息誅求敦尚節儉渙發大號與人更新故靈祇嘉陛下之誠臣庶感陛下之意釋憾迴慮化危為安陛下亦當為宗廟社稷建不傾不拔之末圖為子孫黎元垂可久可大之休業懲前事徇欲之失復日新盛德之言豈宜更縱儉邪復行刻暴事之追悔其可再乎臣又竊

慮陛下納彼盜言墮其姦計以為搏噬拏攫怨積有司

積聚豐盈利歸君上是又大謬所宜慎思夫人主昏明

繫于所任咎繇夔契之道長而虞舜享濬哲之名皇甫

聚樞之嬖行詩皇甫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于內史蹶維趣馬樞維師氏艷妻煽

方而周厲嬰顛覆之禍謹按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鄭氏謂刺厲王以幽王司徒鄭

伯友也非番也為証此據鄭說自古何嘗有小人柄用而災禍不及邦

國者乎譬猶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于兵而委罪于

所操之主畜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于蠱而歸咎于所

畜之家隋書地理志江南之地往往畜蠱以五月五日聚百種蟲大者至蛇小者至蠶合置器中令自

相啖因食人腹內食其五臟死則其產移于蠱主之家
三年不殺他人則畜者自鍾其弊累世子孫相傳不絕
自侯景亂後蠱家多絕既無主人故飛遊道路之中則殞焉
理有必然不可不察臣

竊慮陛下以延齡之進獨出聖衷延齡之言多順宸旨
今若以罪寘辟則似為衆所擠故欲保持用彰堅斷若
然者陛下與人終始之意則善矣其于改過不吝去邪
勿疑之道或未盡善焉夫人之難知著自淳古試可乃
已載于典謨陛下意其賢而任之知其惡而棄之此理
之常于何不可倘陛下猶未知惡但疑見擠固有象恭
挾詐之人亦有黨邪害直之士所資考覈兩絕欺誣陛

下以延齡為能愚臣以延齡為罪能必有跡罪必有端
陛下胡不指明其所效之能以表忠賢按驗其所論之
罪以考慮實與衆同辨示人不私若能跡可稱而罪端
無據則是黨邪害直之驗也陛下當繩其傷善以勵事
君罪端有徵而能跡無實則是象恭挾詐之驗也陛下
當糾其包禍以戒亂邦如此則上之于下釋嫌構之疑
下之于上絕偏惑之議何必忠邪無辨枉直莫分薰蕕
同藏其臭終勝左傳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此則小人道
長之象也實時運否泰安危之所繫豈但有虧聖德不

利善人而已乎陛下若必以與已同者為忠良自我作
 者無變改如此則上之所欲莫不諂上之所失莫不從
 水火相濟不為非金礪相湏不為是耻過忤非不足戒
 舍已從人不足稱惟意是行則匡輔或幾乎息矣匡輔
 息則理不可致仲尼所謂一言喪邦者在于予之言而
 莫予違也事關興亡固不可忽希旨順默浸已成風獎
 之使言猶懼不既若又阻抑誰當貢誠伏恐未亮斯言
 請以一事為證只如延齡兇妄流布寰區上自公卿近

臣下逮輿臺賤品

通鑑本註 辛尹無字曰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卑卑臣輿輿臣

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

誼譁談議億萬為徒能以上言其人有幾

陛下誠令親信博採輿詞叅校比來所聞足鑒人閒情

偽通鑑左補闕權德輿上奏以為延齡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為已功縣官先所市物再給其直用

充別貯邊軍自今春以來並不支糧陛下必以延齡孤

貞獨立時人醜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視究其本末明

行賞罰今羣情眾口喧于朝市豈京城士庶皆臣以卑

為朋黨耶陛下亦宜稍回聖慮而察之上不從臣以卑

鄙任當台衡既極崇高又承渥澤豈不知觀時附會足

保舊恩隨眾沉浮免遺厚責謝病黜退獲知幾之名黨
 姦苟容無見嫉之患何急自苦獨當豺狼上違懽情下
 餌讒口良由內顧庸昧一無所堪夙蒙眷知惟在誠直

綢繆帳宸

爾雅釋訓幬謂之帳注今江東亦謂帳為幬又釋宮牖戶之間謂之宸觀禮天子設斧依

于戶牖之間註依如今綈素屏風也有繡斧文所以示威也斧謂之黼明堂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音義依

本又一作宸一紀于茲聖慈既以此見容愚臣亦以此自負從

陛下歷播遷之艱危睹陛下致興復之艱難至今追思

猶為心悸所以畏覆車而駭懼慮毀室而悲鳴詩鴉鴉既取我

子無毀我室詩序蓋情激于衷雖欲罷而不能自默也

因事陳執雖已頻繁天聽尚高未垂諒察輒申悃欵以

極愚誠憂深故語煩懇迫故詞切以微臣自固之謀則

過為陛下慮患之計則忠糜軀奉君非所敢避沾名銜

直亦不忍為願迴睿聰為國熟慮社稷是賴豈唯微臣

不勝荷恩報德之誠謹昧死奉書以聞史記始皇紀臣

死臣誠惶誠恐頓首再拜通鑑陸贄以上知待之厚事

其太銳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恤裴延齡日短贄于上趙憬之入相也贄實引之既而有憾

于贄默以贄所訊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以為計上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贄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

齡姦邪上怒形于色憬默而無言壬戌贄罷為太子賓客

翰苑集

卷之二十四

布衣

